

一个火球，一个犹如千万骄阳迸发的火球，慢慢将夜晚笼罩的荒漠吞噬。一行黑字出现——

“普罗米修斯盗火，将它从神间带给众人。”

之后就是无数有韵律的脚踏声……

“因为盗火，他被禁锢在岩石上，永世经受折磨。”

翻腾的烈焰不断扩张，那脚踏声越发狂躁、越发密集，之后——

一张面孔。瘦弱憔悴，精神紧绷，双眼紧闭，面目慌张。当我睁开双眼、凝视镜头时，那脚踏声停止了——

看看我自己吧——J·罗伯特·奥本海默，五十岁，灰白短发。

官员轻和的声音响起——

大标题——“1. 裂变”

画外音 奥本海默博士，在我们开始时，我想你有一个想呈入记录中的陈述？
我看了一眼我的笔记。

奥本海默 是的，法官大人——

另外一个声音 我们不是法官，博士。

奥本海默 当然不是。（我开始念）安全委员会委员们，你们在对我的起诉书中那些贬低我的信息不能够被清楚无误地理解，唯有真正了解我的生活和工作。这篇陈述是一个对我相关方面的生活经历按时间顺序进行的总结……

参议院助手 （画外音）他辩述了多久？

内景 - 参议员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镜头接近一个神采奕奕的 63 岁老人，路易斯·斯特劳斯，同时他接下另一个参议院助手递过来的咖啡……

大标题——“2. 聚变”

斯特劳斯 我忘了。大概三天吧，整个听证会持续了一个月。

参议院助手 真折磨人。

斯特劳斯 我就看了转述，谁想为他们一生辩护。

参议院助手 你当时不在场么？

斯特劳斯 作为主席，我不能在场。他们真要问这些吗？都几年前的事了。

参议院助手 四年。奥本海默还在分裂美国。委员会想知道你的立场。（看表）准备好了吗？

内景 - 走廊，参议院会厅——几幕之后

参议院助手领着斯特劳斯穿过走廊。

参议院助手 参议员萨蒙德让我给你讲别感觉自己在被受审。

斯特劳斯 我原来没感觉，你一说我就难受了。

参议院助手 真的，斯特劳斯先生——

斯特劳斯 上将。

参议院助手 斯特劳斯上将，这就是例行公事（继续讲）。艾森豪威尔总统想让你进内阁，除了指定你，参议院能有什么选择？

他们到达门前。

斯特劳斯 那他们提到奥本海默怎么办？

参议院助手 他们提起来的话，坦诚讲，没哪个参议员能否认你的尽职尽责。会是一点不舒服，（笑）但谁想为他们的一生辩护？

门打开，呈出整个硕大的委员会会议室——他们走进去，闪光灯随着媒体抓向他们的目光而迸溅刺眼亮光。

罗布 （画外音）你当时为什么离开美国？

内景 - 2022 号房间，原子能协会——白天（彩色镜头）

房间很小、很简陋。我有点惊讶地抬头，将视线从陈述稿上移开，投到起诉人罗杰·罗布身上，然后再望向三个委员会委员（格雷，埃文斯，摩根）。

奥本海默 我想研究新的物理方向。

格雷 那美国没地方研究吗？我想着伯克利不是有领先的理论物理研究部门吗——

奥本海默 是，但那是我建的。我在那之前得先去欧洲。我去剑桥，在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手下工作。

罗布 你在那边比在美国生活更快乐吗？

切入 - 21 岁年轻的我躺在床上向上望着，哀嚎……

粒子伴随着星辰大海，烁动如同飞蛾……

奥本海默 一点也不。我想家。那时我心智还很很成熟……还被隐入微观的宇宙图景所困扰……

内景 - 实验室，剑桥——白天

年轻的我，艰难地和实验装置作斗争。

奥本海默 （画外音）……在实验室一点成果也没有。

我打烂了一只烧杯，它迸裂开来。帕特里克·布莱克特看过来，皱着眉头。他拿起一个苹果狠咬了一口。

布莱克特 （含着苹果）老天爷。奥本海默，你好好睡了没？实验重来一遍吧。

奥本海默 我得去参加报告。

布莱克特 为什么呀？

奥本海默 （请求语气）尼尔斯·玻尔的演讲啊。

布莱克特看了眼手表——准备走人——

布莱克特 哎呀，忘完了。大家走了。

我准备和其他学生一起走。

布莱克特 你别走，把东西整好再走。

我看着他们离开，收拾着东西——有个学生将苹果放在布莱克特桌上——绿色的，上面还有留着青叶的枝。

我视线停在装有氰化钾的容器上……笨手笨脚、颤颤巍巍地将一点氰化钾吸到注射器里面，然后将它注射进了苹果里……

外景 - 四角广场——傍晚

我急忙穿过广场，形单影只。

玻尔 （画外音）量子力学不是物理前进的一小步，

内景 - 报告厅，剑桥

我挤进观众里面，站着，咒骂着，与此同时尼尔斯·玻尔——一个有魅力的丹麦人——做着报告。

玻尔 这是一个理解现实世界的新方式。爱因斯坦已经开启了这个大门，现在我们得以一窥微观世界……这个关于能量和矛盾的、难于理解的世界……

我举起我的手，问了一个问题……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面朝委员会坐着，律师在他旁边，媒体、镜头、公众在后面……

参议员麦基 斯特劳斯上将，我对你和 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的关系比较感兴趣。你在 1947 年认识他的？

斯特劳斯 是的。

参议员麦基 你那时候是原子能协会委员，是吗？

斯特劳斯 是的，但我当时是在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委员会委员的情况下认识他的。战后他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伟人……

外景 - 高等研究所，普林斯顿——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年轻版本的，51 岁，从研究所小跑出来——

斯特劳斯 （画外音）……我那时被指定去指派他管理研究所。

——去迎接刚从出租车下来、头戴高帽身披大衣、嘴刁烟斗、骨瘦如柴的奥本海默（43 岁），他的打扮很具标志性。

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博士，见到你非常荣幸。

奥本海默 我也是，斯特劳斯先生。

斯特劳斯 发音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 欧本海默，奥本海默，不管怎么讲大家都明白我是那个犹太人。

斯特劳斯 我是以马内利圣殿教堂的荣誉成员——斯特劳斯是北方发音。总之，欢迎来到研究所。我认为你能在这里过的非常开心。

奥本海默 哦？

斯特劳斯 哦，你会喜欢上这边的通勤的——那边的那个房子就是你和太太居住的地方。

斯特劳斯指着大街上那边的老庄园……

斯特劳斯 还有你的两个孩子……？

奥本海默点点头，跟着斯特劳斯进入研究所。

内景 - 高等研究所，普林斯顿——接着上一场景（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带着奥本海默参观研究所。

斯特劳斯 我很敬佩你的工作。

奥本海默 你是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物理学者吗，斯特劳斯先生？

斯特劳斯 不，我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或者其他类似的教育经历，我自学成才的。
奥本海默 我能理解。
斯特劳斯 真的吗？
奥本海默 我父亲和你一样。

内景 - 主席办公室，高等研究所——片刻之后（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向奥本海默展示了这个被精心整理的办公室。

斯特劳斯 这里将是你的办公场所。

奥本海默走到窗户前——草坪一直延伸到池塘。他望见了一个身影——灰色长发从他的帽子下面飘出来——

斯特劳斯 我获知他下午常在那里。

那个身影轻轻地将一颗石子扔进水中。

斯特劳斯 我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你没有让他加入曼哈顿计划。

奥本海默转向斯特劳斯，饶有兴趣……

斯特劳斯 他可是我们这代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

奥本海默 那是在他的时代。爱因斯坦发布他的相对论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从未接受他的研究所揭示的量子世界。

斯特劳斯 “上帝不会掷色子”。

奥本海默 非常正确。你从未想过去正式学学物理吗？

斯特劳斯 我有过机会，但我那时选择去卖鞋。

奥本海默 路易斯·斯特劳斯曾经是一个卑微的卖鞋人？

斯特劳斯 不，就是普通的卖鞋人。（打开门）我会将你介绍给——

奥本海默 没那个必要了。我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

斯特劳斯有点尴尬，在门边看着……

远处——奥本海默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帽子被风吹掉，释出一团乱糟糟的灰发，帽子被风在草地上肆意吹卷，吹到了奥本海默的脚边，奥本海默捡起帽子……

内景 - 2022 号房，原子能协会委员会——白天（彩色镜头）

我翻了一页，继续念着陈述稿。

奥本海默 我奋力地描绘着那个量子新世界的图景……

内景 - 剑桥的某房间——白天

年轻的我躺在地板上，盯着天花板……

奥本海默 （画外音）……你必须将你的思想焕新，这样才能看到忽隐忽现的事物，

那光点似波动的火花。

奥本海默 （画外音）这样才能释放超乎想象的力量……

我擦擦泪水。

篝火迸溅的火花。我在黑暗中拍抚着马的鼻子，喂给它一个苹果。

我冷静下来，我的眼皮沉重……

那个绿色的苹果，还有留有绿叶的枝……

我睁开眼——跳下床——赶忙穿上衣服——

外景 - 剑桥四角广场——片刻之后

我不顾一切地奔跑着，穿过人群——

内景 - 实验室，剑桥——白天

我冲进屋——布莱克特抬头看我。另外一个人背对着我。在他们之间的工作台上——那个有毒的苹果……

布莱克特 你没事吧？

我点点头，有点尴尬，尝试着控制我的呼吸……

布莱克特 尼尔斯，这是 J·罗伯特·奥本海默。

那个人转过身来，向我握手——尼尔斯·玻尔

玻尔 姓名中的 J 是什么意思？

布莱克特 当然什么意思也没有。

玻尔端详着我——这个奇怪的、喘不上气的年轻人……

玻尔 我做报告时，你在场。你问了全场唯一一个好问题。

布莱克特 没人否认他的洞见。就是他的实验能力有点差强人意了。

奥本海默 我听过你过去同样的报告——

玻尔 在哈佛对吧。你那时候也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问题问两次？

奥本海默 我那时候不喜欢你的答案。

玻尔 昨天那个版本的答案好点吗？

奥本海默 好多了。

玻尔 你能够在对石头下的蛇毫无防备之时揭开那块岩石。现在，看来你准备好了。

玻尔从布莱克特桌上拿起那个毒苹果……

玻尔 你不喜欢做实验吗？

我摇摇头。玻尔讲话的时候把那个苹果放在手里把玩。我看它晃来晃去，像一只小猫追着毛线团……

玻尔 离开剑桥，离开那些瓶瓶罐罐。到一个你能被允许思考的地方去……
(端详着我) 哥廷根。

布莱克特 波恩？

玻尔 对，波恩。去德国吧。跟着麦克斯·波恩搞研究。好好学学理论知识。
我会传话的。

玻尔拿起那个苹果想咬一口——我抢过去——

奥本海默 生虫了。

——把它扔进垃圾桶。布莱克特好奇地瞅了一眼。

玻尔 你数学怎么样？

布莱克特 对于他想成为的物理学者那样的水平来说还不行。

玻尔 代数就像乐章。重点不在读谱，重点在听。你能听到那种韵律吗，罗伯特？

奥本海默 我可以。

火花爆裂成波形，这火的波冲撞到晶莹的玻璃碎片之海上，飞跃过哥廷根的中世纪尖顶。我听波恩、玻尔和狄拉克的讲演，遍阅群星微芒消逝后璀璨焕发，那立体派绘画令我怔住，唱片机播放着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我阅读着《荒原》，我暴怒地在课桌上、黑板上书写，

我打碎一个接一个的玻璃杯，看那碎裂划过地板，接收光线又将它折射，我看滴滴雨落用光亮点染一池静水、潇潇点点冲刷窗板，我触动那平静的水面，去看涟漪泛泛互相侵衍，我将球弹向墙角去观察它的轨迹……

外景 - 高等研究所，普林斯顿——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看着奥本海默将帽子递给爱因斯坦。斯特劳斯看了眼手表，然后向他们走过去。当他靠近他们时，爱因斯坦转过身板着脸向斯特劳斯走去……

斯特劳斯 （友好的语气）阿尔伯特他……

爱因斯坦一句没理斯特劳斯就走过他旁边。斯特劳斯靠近奥本海默——

斯特劳斯 你对他讲什么了？

奥本海默 他没事（没什么）。斯特劳斯先生，我想你需要知道我过去的一些经历。

斯特劳斯 作为 AEC 主席，我能够阅览你的安全资料。我都读过了，没什么，这份工作你没问题。

奥本海默 你不担心吗？

斯特劳斯 你对国家做的贡献还不够吗？

奥本海默 时代变了，斯特劳斯先生。

斯特劳斯 这个研究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给独立思考的伟大思想提供一个避难所。你很适合这份工作。

奥本海默 那我可得考虑考虑。那就在明天的 AEC 会议上见你吧。

奥本海默转身向小丘顶走去。

斯特劳斯 （转过身）这份工作是整个国家说得上是最体面的工作之一……

奥本海默笑着转身看向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 还有不错的通勤，就因为这个我才这么纠结。

斯特劳斯看着他离开，摇了摇头。

参议员麦基 （画外音）所以那时候奥本海默博士在你任命他之前就已经提醒过你要关注他的过去经历了？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 是的。

参议院麦基 你没觉得很值得注意吗？

斯特劳斯 那时候我更在意他好像在爱因斯坦面前挖苦了我。

屋里散着几处笑声。

参议员麦基 之后呢（你怎么想的）？

斯特劳斯 呃，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委员会委员听着我的陈述……

奥本海默 离开哥廷根之后我继续去荷兰莱顿学习……

内景 - 报告厅，莱顿——白天

一个挤满人的大厅。年轻的我紧张地查看我的笔记。

奥本海默 （画外音）……那时候我认识了伊西多·拉比……

一个很壮实的年轻人，伊西多·拉比（30岁），敦实地就坐于一个极力给他让位置的荷兰学生旁边。

拉比 这美国人要搞新物理报告？我得听听——我自己是个美国人。

荷兰学生 哦哦。

拉比 你哪里听不懂我给你讲。

我开始讲演……用的是荷兰语。拉比很困惑，凑向那个荷兰学生——

拉比 他到底在讲啥？

内景 - 火车，莱顿到苏黎世——夜晚

我盯着窗外隐于黑暗的树木、蒸汽和无尽的阴影。拉比把包一扔，在对面一坐，打量着我，并且递给我一个橘子——

奥本海默 不了，谢谢你。

拉比 路可长啊。

拉比 你再瘦点儿都要陷到椅子封里面了。我叫拉比。

奥本海默 我是奥本海默。

拉比开始剥橘子。

拉比 我去听你关于粒子的报告了。怎么说，听懂了一点——咱几个都是点儿纽约犹太人——你怎么会讲荷兰话？

奥本海默 我觉得在这上学多少得学点。

拉比停下手头剥橘子的任务，看着我——

拉比 你六个星期学的荷兰话就能用来讲量子力学啦？

奥本海默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拉比 量子力学还不够挑战人啊？你就编吧。

奥本海默 编？

拉比 就是炫耀。荷兰话学了六个星期结果你意第绪一点不会？

奥本海默 （笑）我们那边不很说意第绪。

拉比 去你的吧。诶，你想家吗？

奥本海默 是有点。

拉比继续剥橘子，不过变得严肃了一点……

拉比 你不觉得咱这类人在这儿不太受欢迎吗？

奥本海默 你讲的是我们这些物理学者吗？

拉比 真幽默。

奥本海默 有点吧，在物理系没什么。

拉比 毕竟他们也是犹太人。

拉比递给我几片橘子。

拉比 吃点吧。

我接过橘子吮了几口。

拉比 在苏黎世有个德国人你得见一下——

奥本海默 海森堡，我知道。

内景 - 报告厅，苏黎世——白天

一个高个子男人，26岁，从面朝黑板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他就是海森堡。我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拉比轻推了一下我——“看到没？”

内景 - 同样——片刻之后

拉比将我介绍给海森堡。

海森堡 奥本海默，你好啊。我喜欢你关于粒子的论文。
奥本海默 大概是你启发我的。
海森堡 如果我还启发了你其他的东西，请让我知道。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发表文章的啊。
奥本海默 我得回美国了。
海森堡 为什么呢？美国又没什么人深究量子力学。
奥本海默 就因为这个。
拉比 他就是想念曼哈顿的山山水水了。
奥本海默 其实是新墨西哥的。
海森堡 你们来自新墨西哥州？
奥本海默 不是，我们从纽约过来，但是我和我弟在圣塔菲有个牧场，那就是我想念的地方。
海森堡 那你们快回家吧，牛仔们。
拉比 是他我我是我，我骑马不是我有问题就是马有问题。
格雷 （画外音）你之后还和海森堡接触过吗？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自顾自笑了笑。

奥本海默 没亲自见过。但你可以说我们某些经历有交集。
罗布 博士先生，在你在欧洲的这段时光里，你好像遇到过不少其他国家的物理学者……（看了眼笔记）波恩、玻尔、泡利、爱因斯坦、海森堡……？
奥本海默 是的。
罗布抬头看着我……
罗布 那接触过苏联人吗？
奥本海默 没印象接触过。（继续念稿）回到美国之后我接受了加州理工的邀约……

外景 - 伯克利——白天

我穿过校园去物理学院……

奥本海默 （画外音）……最后到了伯克利。

内景 - 走廊，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我费了点功夫打开门……

内景 - 教室，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一个灰尘飞扬的储藏室。布盖着的桌椅。还有一个钢琴。

外景 - 走廊，伯克利——片刻之后

我从教室里走出来，望向旁边那间……

内景 - 辐射实验室，伯克利——白天

我走了进去。一个英俊年轻的科学家，厄内斯特·劳伦斯，正和学生们组装着一堆弯管和线缆，这些学生里就有路易斯·阿尔瓦雷兹。

奥本海默 是劳伦斯博士吗？
劳伦斯 你就是奥本海默吧。我听说你要开个量子力学系？
奥本海默 着手弄了，就在隔壁。
劳伦斯 学校安排的？
奥本海默 不是，是我主动请缨的。我想离你们这些实验研究者近一点。
劳伦斯 理论只能带你到这里了。（比划了一下）我们在建粒子加速器。
奥本海默 真厉害。
劳伦斯 你想帮帮忙吗？
奥本海默 算了吧，我建不了。不过我的理论会用到它。
劳伦斯 你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呢？
奥本海默 第一个人，就在一小时之后。
劳伦斯 研讨课形式吗？
奥本海默 不是，是我教他。
劳伦斯 就这一个学生？
奥本海默 我教的东西，这里的人想都没想过。但你们一旦知道这些东西能用来做什么……
劳伦斯 （笑了笑）一点回头路也没有了。

内景 - 教师，伯克利——过一会

我期待地站着。一个学生开了门，有点尴尬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学生 呃，抱歉，我好像走错了——
奥本海默 不不，就这里。洛玛尼兹先生，是吗？
洛玛尼兹（21岁）点了点头，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奥本海默 你对量子力学了解多少？
洛玛尼兹 我只知道一点基础——
奥本海默 那可不够。（激动了起来）光是什么？粒子还是波？
洛玛尼兹张口想说什么——太慢了——
奥本海默 量子力学讲光有波粒二象性——怎么可能呢？
洛玛尼兹 不可能吧。
奥本海默 确实不可能。但它就是这样。自相矛盾，但是和实际相符。
洛玛尼兹提起了兴趣。我转向黑板，写下方程……当我转身——
现在有五个学生（包括塞伯和斯尼德尔）认真地听着……我走近洛玛尼兹，把试卷递给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奥本海默 你会过的。
一个挤满人的教室，回荡着我（32岁）的每一句话，我此时意气生发，教书育人。劳伦斯也很感兴趣地在旁边听着我讲课。
奥本海默 一个星球……啊，如同一个大火炉，在外太空灼烧……
切入 - 一个星球，恒星。翻腾着，燃烧着。

奥本海默 火焰向外喷射，抵抗它自身的重力——此时达到平衡。那如果这个火炉冷了下来，重力占了上风，这个星球就向内坍塌了……

我看向四周，与哈特兰德·斯尼德尔眼神交流了一下……

斯尼德尔 密度就会增加……

奥本海默 重力就会增加……

切入 - 这颗恒星坍塌，越来越快……

斯尼德尔 密度又增加。就是个恶性循环，直到……呃，什么时候为止嘞？

奥本海默 我不知道啊。看看计算怎么说。我敢打包票这问题没人想过。

斯尼德尔 要我算吗？

奥本海默 你数学可比我好。

外景 - 伯克利——白天

我富有活力地快步穿过校园，一群学生（包括斯尼德尔和洛玛尼兹）跟着我，记我的每一句话……

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没法接受哥本哈根学派的描述——

洛玛尼兹 “上帝不会掷色子”。

奥本海默 他就是这么说的。玻尔给我们展示了……

内景 - 教室，伯克利——白天

我批着论文。劳伦斯走了进来，皱着眉头看着黑板。

劳伦斯 你真不该让学生们把政治话题掺和进来……

我看着黑板 “周六下午两点，西班牙工社党集会”

奥本海默 我写的。劳伦斯，你拥护物理学革命，那你就不能看看其他革命吗？毕加索，

斯特拉文斯基，弗洛伊德，马克思……

劳伦斯 美国是美国，小奥。我们有过我们的革命。我说真的，别把政治掺和进来。

奥本海默 行呗，反正不在这个地方，我房东今晚开了个讨论会。

劳伦斯 我看了看伯克利都是什么人在搞政治——全都是点哲学系研究生和共产党在讨论种族共荣。

奥本海默 那你一点不关注吗？

劳伦斯 我顶多给这东西投票，但一点也不会讨论。一块去吃晚饭吧。

奥本海默 不了，我去集会见我弟弟啊。

参议员巴特莱特 （画外音）奥本海默博士的文件里面描述了 FBI 监视他在伯克利活动的一些细节……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看着参议员，心里很忐忑……

斯特劳斯 是的，我想起来了。

参议员巴特莱特 他们怎么会在战前就开始监视奥本海默博士了？

斯特劳斯 那你得问问胡佛先生了。

参议员巴特莱特 我问你呐，斯特劳斯上将。

斯特劳斯 我想是因为他的一些左翼政治活动。

参议员巴特莱特 那这些活动怎么会让 FBI 知道呢？

斯特劳斯 呃，我没记错的话……

外景 - 室内聚会，沙士塔路，伯克利——夜间（彩色镜头）

斯特劳斯 （画外音）FBI 在抄录受监视的共产党员集会与会者的车牌号，他的就这样被抄下来了。

我从车里出来，看见了两个人在一路检查车牌号……我非常好奇——

弗兰克 抓到你了！

我弟弟弗兰克（25 岁），和他的未婚妻婕奇。

内景 - 客厅，室内聚会，沙士塔路，伯克利——夜间

我们走进了喧闹的房间——我看见了一个人群之中非常显眼的女人——

某人 罗伯特！这是希瓦利埃。

玛丽·沃什伯恩牵着我的领带，带着我们去见哈康·希瓦利埃。

沃什伯恩 哈康·希瓦利埃博士，这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这是哈康·希瓦利埃博士。

奥本海默 这位是我的弟弟，弗兰克，呃，和……

婕奇 我还叫婕奇。

希瓦利埃 你好，我还叫婕奇。

奥本海默 希瓦利埃，你是研究语言学的对吧。

希瓦利埃 你的名声早就比你来的迅捷了。

奥本海默 哎哟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听过关于我的什么了？

希瓦利埃 你在教一些我完全不懂的什么新的放射性物理方法。但我还没听说过你还是个党员——

奥本海默 我不是。

弗兰克 他现在还不是。

婕奇 弗兰克和我想着加入——

奥本海默 （忽视婕奇）我其实挺支持这些行动的。

婕奇走开了，丢下了弗兰克。

希瓦利埃 讲的是西班牙内战吗？

奥本海默 民主共和国被一群法西斯混混推翻？谁支持啊？

希瓦利埃 我们政府就支持——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有威胁性。

奥本海默 不会支持太久——你看看纳粹对犹太人干了什么。我给我德国的同时打钱赶快让他们移民。我得做点什么，我自己的工作太抽象了（对实际生活没什么帮助）。

希瓦利埃 你研究的是什么呢？

奥本海默 星球死后会发生什么。

希瓦利埃 星球会死吗？

奥本海默 假定它们会死的话，先冷却，后坍缩。星球越大，消亡得越暴烈。它的引力渐渐汇聚……

切入 - 恒星坍缩。远处的星光被拉扯向这个濒死的星球，逐渐被扭曲。

奥本海默 它吞噬一切，包括光。

希瓦利埃 老天。这些真的会发生吗？

奥本海默 计算表明是会的。

奥本海默 如果这篇文章发表了，也许哪天某个天文学家会发现吧。但我现在手里只有理论结果，一点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希瓦利埃 你把钱汇到西班牙，会过共产党一手吗？他们能把钱送到前线。

那个独特的女人走了过来，端着一盘马提尼。她就是琼·塔特洛克……

塔特洛克 玛丽让我送过来的。我叫琼。

奥本海默 我叫罗伯特。

希瓦利埃 我叫哈康·希瓦利埃。协会上个月是在塞伯那里举办的吧？

塔特洛克点了点头。我拿了一杯马提尼。

希瓦利埃 罗伯特说他现在还不是个共产党员。

塔特洛克 那是他还没了解够。

奥本海默 我把《资本论》三卷都读完了，还不够？

希瓦利埃 你比大多党员都要好了。

奥本海默 全都是些枯燥的东西，但有些不错的思考……比如“所有制就是盗窃”。

塔特洛克 是“财产”，不是“所有制”。

奥本海默 抱歉，我读的是德文原版。

希瓦利埃笑了笑，非常高兴，给我们留了私人时间。

塔特洛克 不关乎书，书中表现的想法才是重要的，你好像一点也不懂。

奥本海默 我意在用自由的思考去改善世界。为什么总是把自己限制在条条框框里呢？

塔特洛克 你是个物理学家——你是选择规则还是利用规则去将自己投入到进步中去呢？

奥本海默 我喜欢有点回旋的余地。你就一直跟着党章走吗？

塔特洛克想了想，打量了一下我。

塔特洛克 我也喜欢有点回旋余地。

内景 - 卧室——过了一会

我们热烈地做爱，汗浸湿彼此。塔特洛克停了下来，从我身上起来——

奥本海默 等下，等下——

我喘了口气，看着她仔细研究我的书架。

塔特洛克 没想到啊。

奥本海默 没想到什么？

塔特洛克 当个物理学家还能看这个。

奥本海默 你书架上就只有弗洛伊德吗？

塔特洛克 事实上我的背景更——

奥本海默 那个是荣格。

塔特洛克 你懂心理分析啊。

奥本海默 我还是剑桥研究生的时候有点心理问题。

塔特洛克转向我。

塔特洛克 我洗耳恭听。

奥本海默 我想毒死我的导师。

塔特洛克 你很恨他吗？

奥本海默 不不，我很喜欢他。

塔特洛克又转过去看向书架。

塔特洛克 多泡泡妞就行了。
奥本海默 哦哟，我的心理分析师给我分析了两年，还没你搞得这么简明透彻。
塔特洛克 你总让他们认为你比实际上看来的更复杂。
奥本海默 我们都很简单吧。
塔特洛克 我不是。

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薄伽梵歌》。她打开书，翻出来一堆生僻字。

塔特洛克 这是什么字？
奥本海默 梵语。
塔特洛克 你读的懂吗？
奥本海默 我还在学——

她又爬到我的身上，将这书放在我面前。

塔特洛克 继续讲吧。

我研究着这页书，塔特洛克的身体开始翻动。

奥本海默 在这个部分，毗湿奴显现祂多臂的本相——
塔特洛克 念书。

她指着单词，我跟着翻译……

奥本海默 “而我现在成为死神……”

她点点头，对我表现很满意，身体继续翻动着……

奥本海默 “世界的毁灭者。”

外景 - 新墨西哥州——白天

穿过一片荒原，看到了三个身影。我领着劳伦斯和弗兰克，骑着马沿着山间小道行走。

外景 - 露营地——傍晚

电闪雷鸣。劳伦斯从马上下来。风无情地吹着，我们赶忙将帐篷搭好。

奥本海默 黎明前天就会晴了。晚上有点冷。暴风雨黎明前就没了。

内景/

外景 - 帐篷——晚上

劳伦斯，弗兰克和我挤在扑腾的帐篷里，极力让火在帐篷外的风雨中燃烧。

弗兰克 我要结婚了。
劳伦斯 恭喜恭喜，弗兰克。

我看着弗兰克，喝了点闷酒。

奥本海默 和婕奇结婚吗？

弗兰克瞪着我……帐篷不扑腾了……

弗兰克 对，就是和婕奇，就是和那个服务员。
劳伦斯 （觉察不对）小奥，你说得对——天快晴了。我看看有星星没。

弗兰克看着劳伦斯离开，然后重重地说——

弗兰克 你口口声声普通人普通人，却总说婕奇不好？我们加入共产党了——
你没法抑制你的反对——为什么？就因为你原来要入党——？

奥本海默 我还没入呢，弗兰克。并且我不认为她应该说服你也入——

弗拉克 一半的成员都入了——

奥本海默 这一半还没。

我指了指劳伦斯那个方向。

奥本海默 我是你哥哥，我想让你警惕一点。

弗兰克 我还想掐死你呢。

我笑了笑。弗兰克摇摇头，也开始笑。我拍拍弗兰克的肩膀。弗兰克抬头……

弗兰克 罗伯特，我不会让我的一生过成害怕犯错的一生。

我举手投降——

奥本海默 你开心，我就开心。

弗兰克 那你开心我也开心。

外景 - 加利安特河——片刻之后

我走近劳伦斯，他还在看星星。

劳伦斯 天真晴啊，我好像能看见你讲的那些个黑星星。

奥本海默 你看不见的，它就是个点。

切入 - 黑暗吞噬着星星……

奥本海默 它们的引力吞噬了光芒，就像一个空间中的孔洞。

劳伦斯 弗兰克怎么样了？

奥本海默 还行吧。就是他哥人太烂。

劳伦斯笑了笑，看了看四周。

劳伦斯 这里真挺特别的。

奥本海默 我还小的时候，我想能不能把新墨西哥和物理学结合在一起，能的话我人生就完满了。

劳伦斯 俩东西八竿子打不着啊。

奥本海默 睡会吧。

我转身走进帐篷。劳伦斯跟着我。

奥本海默 今天看到的那片山包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明天爬那个吧。

劳伦斯 那里叫什么？

我的回答如此轻柔，好像要释解在黑暗中……

奥本海默 洛斯阿拉莫斯。

外景 - 街道，伯克利——白天

塔特洛克和我走在人行道上，我想牵住她的手——结果她胳膊顶着我。

塔特洛克 我现在不想见你。

奥本海默 我见你还要预约吗？

街道另一边一个年轻人从理发店冲出来，身上还披着挡布，手里攥着个报纸……理发师跟着冲出来——年轻人把挡布扯下来扔给理发师之后继续跑——

奥本海默 阿尔瓦雷兹！

我把塔特洛克丢在一旁去追阿尔瓦雷兹——

外景 - 伯克利校园——白天

阿尔瓦雷兹继续冲着，还攥着报纸——我跟着跑——

内景 - 教室，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我冲进教室——劳伦斯试图让阿尔瓦雷兹冷静下来——

阿尔瓦雷兹 （喘不过气）他们搞成了！德国的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恩……

阿尔瓦雷斯把报纸扔给我——

阿尔瓦雷兹 他们分裂了铀原子核。

劳伦斯 怎么做到的？

奥本海默 用中子撞击。

阿尔瓦雷兹 劳伦斯，这就是裂变。核裂变。他们分裂了原子……

奥本海默 不可能。

我扔下报纸，拿起粉笔，好像拿着一杆枪，在黑板上演算。阿尔瓦雷兹拿着报纸——

阿尔瓦雷兹 我试试复现。

阿尔瓦雷兹和劳伦斯离开了。我写啊写……

内景 - 教室，伯克利——片刻之后

劳伦斯走进教室，我转过身，指着黑板。

奥本海默 看见没，不可能的。

劳伦斯 非常优雅，非常明了。但是有个问题啊……

奥本海默 哪有问题？

劳伦斯 就在隔壁。阿尔瓦雷兹复现了。

内景 - 放射实验室，伯克利——片刻之后

我看着阿尔瓦雷兹的示波器……

劳伦斯 理论只能带你到这了。

我站定，又走开……一直思考着……

奥本海默 在这个过程中，额外产生的中子散开来，然后去分裂其他的铀原子……

劳伦斯 链式反应。咱俩想到一起去了。

奥本海默 不止，世界上所有看见这个东西的科学家都想到一起去了。

阿尔瓦雷兹 想到什么了？

奥本海默 一种炸弹，阿尔瓦雷兹。一种骇人的炸弹。

外景 - 塔特洛克家门口，伯克利——夜晚

塔特洛克抓过我准备的一捧花——

塔特洛克 我给你讲了，罗伯特，别他妈再拿花了行吗。

她把花扔进垃圾桶。我就盯着她。

奥本海默 我实在不懂你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

塔特洛克 你的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

我停了下来。然后和声细语的……

奥本海默 你让我过来，我就过来了。

塔特洛克猛踢了一脚地。

塔特洛克 那你别接啊。

奥本海默 我随叫随到啊。

她抬头看着我。

塔特洛克 那好吧。但下次不要带花了。

她走进屋——

奥本海默 你要来吗？

她狠狠拍门把门关上。我站在那里。

希瓦利埃 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手，罗伯特。
我转过身。希瓦利埃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车里等着我。

奥本海默 没那么简单，哈康。

内景 - 会议室，伯克利——夜间

希瓦利埃和芭芭拉领着我进入拥挤的大厅。一个大标语——“建筑工人、工程师、化学家和机械师联盟”

一个带有英国口音的人接待了我们。他就是埃尔滕顿。

埃尔滕顿 希瓦利埃，很高兴见到你。啊还有标志性的奥本海默博士，我叫埃尔滕顿。你能够发表一些团结校内劳工的话吗？

奥本海默 我试试。

埃尔滕顿领着我到讲台上……

埃尔滕顿 我在壳牌工作。我们签了好多化学家和工程师……

奥本海默 不错不错。

我看到了洛玛尼兹，他笑着招手……

埃尔滕顿 那为什么不把科学界的科学家拉进来呢？

奥本海默 当然，那我们什么时候——

埃尔滕顿把我推上讲台。人们鼓掌，高兴地看着我。我很难控制住笑意。

内景 - 辐射实验室，伯克利——白天

我看着劳伦斯测试他的加速器。

奥本海默 老师们都入会了。劳伦斯，教授们为什么不进呢？

劳伦斯 你没其他地方能待了吗？

奥本海默 学者也有权利啊。

劳伦斯 不是那意思。有一群人要过来找我。

奥本海默 那我就坐旁边。

劳伦斯 这次不行。

门开了。理查德·托曼和瓦内瓦尔·布什走了进来——

奥本海默 理查德，布什博士，什么风把你俩吹到北边来了？

他们和劳伦斯交换了一下眼神。一片尴尬的沉默。我站了起来，想要离开他们——

奥本海默 理查德，给鲁斯说我周四去帕萨迪纳。

内景 - 教师，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我一进教室，一份杂志就扔在我手上。学生们都在读……

塞伯 黑洞论文发布咯！

我打开期刊，转向一个学生——

奥本海默 给哈特兰德打电话。

洛玛尼兹 1939年9月1号，世界将会铭记这天！

斯尼德尔拿着报纸神情凝重地走了进来。

奥本海默 哈特兰德，咱论文发布了！

斯尼德尔 我们被抢风头了。

报纸——“希特勒入侵波兰”

奥本海默 （画外音）在法国自卫战和英国自卫战那段时间……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在我翻页念陈述稿的时候，罗布神情凝重地看着我……

奥本海默 ……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不能理解共产党员所支持的中立政策。

罗布 那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后，这种对共产党员的理解又开始了么？

奥本海默 不。请允许我——

格雷 罗布先生，你将会有足够的交叉盘问时间。

奥本海默 我们需要搞清楚，我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不代表我和异见者的决裂。我妻子之前的某一个婚姻中，她就当过一两年的共产党员。

在我身后的小沙发上，就是基蒂，她严肃地听着……

奥本海默 但是我 1939 年在帕萨迪纳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脱身政治很久了……

内景 - 室内聚会，托曼的房子，帕萨迪纳——夜间

基蒂（31 岁）看着我很熟练地打开藏酒柜——

奥本海默 我就在这里藏我的一些宝贝。

基蒂 我寻思这不是托曼的屋子么？

奥本海默 我在加州理工的时候住在他们这里。

鲁斯 你们两个想要什么么？

我转过去看鲁斯·托曼（45 岁），她正在看着我，非常俏皮。

奥本海默 我们俩不要什么，鲁斯。你是个生物学家么？

基蒂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晋升为家庭主妇了。你能给我讲讲量子力学么？这东西挺难理解的。

奥本海默 看，比如这个杯子——

我敲了敲杯子——倒了点喝的——

奥本海默 这杯喝的——

我把杯子递给她——手指触碰到一起……

奥本海默 我们的身体……大多都是真空——就是一堆能量波的组合。

基蒂 靠什么连接在一起呢？

奥本海默 足够强的力，让我们认为物质是坚固可靠的……

我将手掌扣在她手上。

奥本海默 并且不会让我的身体穿过你的。

基蒂将五指扣住我的手，我们的手交织在一起。我望向托曼，他正在和一个灰发人谈话……

奥本海默 你是哈里森博士的妻子。

基蒂 不想是了。

奥本海默 呃，有个人……

基蒂 她也这么想么？

奥本海默 有时吧，不那么那个。

鲁斯看向我们这边，我赶快让基蒂松开了。

奥本海默 我要去新墨西哥看看我的牧场，带着几个朋友。你也来吧。

基蒂意味深长地透过玻璃杯看着我。

奥本海默 我的意思是带着你的丈夫来。

基蒂 你最好这么想，因为你本来就知道带不带没区别。

外景 - 加利安特河畔——白天

基蒂和我一路骑马奔驰到山脊上。我朝基蒂讲话——

奥本海默 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基蒂停了下来，我跟着她。

基蒂 我那时很迷失，他又很友善。

奥本海默 为什么迷失？

基蒂 我的前夫去世了，才 28 岁。我还没准备好当寡妇。

基蒂下马，我也跟着下马。

奥本海默 谁是你第一任丈夫？

基蒂 小人物。但我第二个丈夫是乔·达雷特，家里很有钱，和我差不多，但他是个俄亥俄州杨斯顿的工会组织者，当时日子很艰难。

奥本海默 多艰难？

基蒂 四年只吃豆子和派，然后还在工厂门口发《工人日报》。

基蒂取出小扁酒瓶，猛喝了一口。

基蒂 36 岁的时候我给乔说我呆不下去了，我退了党，和我父母在欧洲四处转悠。一年之后我想和他复合——只有他，我可不想再发杂志了。他说“那好吧，我在去西班牙的路上见你”。

她把水瓶递给我，我喝了一口。

奥本海默 他去给西班牙社工党打仗了？

基蒂 在他经过的路上我们复合了。那是在巴黎，我过了一个很美妙的一周。之后他就去战斗了，我在那边等。

基蒂 有天斯蒂夫·尼尔森出现在酒店里，给我讲乔在他的第一次战壕战中去世了。

奥本海默 谁是斯蒂夫·尼尔森？

基蒂 旧金山的美共总管。你不知道他吗？

奥本海默 我不是党员。

基蒂 你看着像挺了解共党的。

奥本海默 包括你。

基蒂 （摇摇头）理想将他杀死，没有任何用处。

奥本海默 西班牙共和可不是没有任何用处。

基蒂 我丈夫把我们俩的未来都葬送了，就为了阻止一颗法西斯的子弹射入泥土中。我说的是这个没有任何用处。

奥本海默 听起来有点还原主义——

基蒂 那是务实主义。斯蒂夫和他的妻子将我一并带回国内到芝加哥，然后把我和这第三个丈夫撮合在一起。然后我现在站在这里……

她四周望望，目光射入无垠的荒野中……

基蒂 这他妈是哪——

我搂着她，用力地吻她。

内景 - 塔特洛克的房间——白天

塔特洛克和我坐在地板上，倚靠着床，像小孩子一样。塔特洛克一直哭着。

奥本海默 我没想让你从别人听到这个消息。
塔特洛克 你没给我带花。有进步了。
我手伸进口袋，她从我手里拿过那束小花，又扔到一边。
奥本海默 琼，我们都知道我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塔特洛克 是啊，但现在彻底没戏了。
奥本海默 就我而言可不是。
塔特洛克看着我，仔细审视着我。
塔特洛克 你把她肚子搞大了，真快啊。
奥本海默 兴致来了就来了。
塔特洛克 我是说她。她知道她自己想要什么。她丈夫怎么说？
奥本海默 我们谈了谈。他和基蒂离婚，之后我们在她显怀之前结婚。
塔特洛克 真精明啊，不知道该怎么骂你。大家都是人——你觉得你就能搞特殊吗？
奥本海默 个人成就能弥补很多东西。
塔特洛克 不要远离唯一一个理解你在做什么的人。有一天你会需要她的。

内景 - 放射实验室，伯克利——白天

我在黑板上写下 FAECT，洛玛尼兹在发传单。劳伦斯走了进来，抓起一个传单——“团结放射实验室”

劳伦斯 洛玛尼兹？你一个月挣多少？
洛玛尼兹 （难为情的）150 刀。
劳伦斯问其他学生——
劳伦斯 那工作条件怎么样？
奥本海默 不是那样的，劳伦斯。
劳伦斯 你们这些人和码头工人、农民什么的有什么共同点？
洛玛尼兹 挺多的呀——
劳伦斯 行。所有人出去！现在赶紧出去！（转过来对我）你别出去。
学生们都走了。劳伦斯把门拍上——凑近我——
劳伦斯 你在干嘛！
奥本海默 这就是个贸易工会——
劳伦斯 满屋子都是美共！
奥本海默 那怎么了？我又没入党——
劳伦斯 他们不让我带你进这项目，就因为你搞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甚至一点都不让我告诉你这项目是什么——
奥本海默 我可知道这破计划是啥，劳伦斯！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和希拉德给罗斯福写信了，给他讲德国人要搞炸弹。并且我当然知道纳粹搞炸弹是什么后果！
劳伦斯 那我就不懂吗？
奥本海默 又不是你的人在集中营里面掉脑袋，是我们犹太人！
劳伦斯 你觉得需要我去给他们讲你的这些乱七八糟政治东西吗？下次你能不能从会议回家时看看你家镜子，听听你电话线的异响，别再他妈这么天真了好不好啊！

我有点犯怵了……

奥本海默 我干什么他们管什么？

劳伦斯 因为你不是自认为重要，你就是很重要啊。
我认清了现实，脑子转过弯了。
奥本海默 我明白了，你别担心我了，我搞清楚了。
劳伦斯 你就那么再——
奥本海默 务实一点。好了好了劳伦斯。我会给洛玛尼兹和其他人讲，你不用担心了。
劳伦斯看了看我，明白这下动真格了。
劳伦斯 那就欢迎来到战场吧。
奥本海默 （画外音）我填了我的安全问卷……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抬头瞥了一眼。

奥本海默 ……我之后被告知我的左翼运动不会影响我参与原子弹计划。
参议员帕斯托尔 （画外音）为什么他和共产党的联系在战时没有被认为是安全漏洞呢？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抑制了一下他的某些因为一连串问题而导致的负面情绪。

斯特劳斯 参议员先生，我不能为一个我甚至当时就没见过的人的安全文档授权情况进行解释。
参议员帕斯托尔 好吧。那认识他之后呢？
斯特劳斯 战后，奥本海默博士是最受欢迎的科学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他管理这个研究所，并且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作为 AEC 的顾问。就这么简单。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踱来踱去——

斯特劳斯 他们想给我安个什么罪名啊？
参议院助理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知道 1947 年到 1954 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你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的看法产生了改变。
斯特劳斯 我可没有。我那时候确实是 AEC 主席，但我可没有指控他。
参议院助理 那是谁呢？
斯特劳斯 某个联合国委员会的前会员——

切入 - 一个翻着文档的年轻人，仔细组织着自己的想法……他就是威廉·伯登……之后他开始打字……

斯特劳斯 一个魔怔反共人，名叫伯登。他给 FBI 写信说要光速制裁奥本海默。
参议院助理 FBI？为什么不给 AEC 写信呢？
斯特劳斯 隐藏一下自己不更好吗？
参议院助理 那为什么伯登要反对奥本海默呢？
斯特劳斯 麦卡锡主义盛行——人人都因哪怕一点点的红色背景而自危……你看看奥本海默的安全文档吧——他弟弟，弟媳，未婚妻，好朋友，妻子……这还是在希瓦利埃那件事发生之前就这么红了。
参议院助理 但是伯登怎么就能看到他的安全文档了呢？
斯特劳斯 某人给他的吧。那人想让奥本海默赶紧闭嘴。

参议院助理 谁啊？
斯特劳斯 这谁知道啊。罗伯特一点都管得罪没得罪华盛顿那些掌权人。他关于原子能的言论成了主流，他也不管我们这些普通人。我可是受了不少苛责。还记得那次 AEC 对同位素出口到挪威的投票……

内景 - 国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奥本海默坐在证人席上，他旁边坐着 AEC 律师乔·沃尔普。斯特劳斯坐在观众席。

斯特劳斯 （画外音）他们请了罗伯特，结果搞得我像个蠢蛋……

国会议员 呃，奥本海默博士，AEC 的一位委员认为这些同位素可能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生产原子能武器。

奥本海默 国会议员先生，你甚至可以把铁锹用在做原子能武器里。实际上啊，你是会用到的。你还可以用一瓶啤酒。不过事实上啊，你也会用到。

笑声。斯特劳斯不安地动了动，非常尴尬。

奥本海默 同位素没像电子器件那么有用，但肯定比三明治有用。我把同位素放在两者之间那个地位。

沃尔普看向斯特劳斯，斯特劳斯笑了笑，假装被幽默到了……

斯特劳斯 （画外音）天才从不代表睿智。他见过那么多，可是为何还如此盲然？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屋子，伯克利——晚上（彩色镜头）

我走进屋，灯一个都没开，宝宝的哭声回荡在屋子里……

奥本海默 基蒂？

她在餐厅，攥着酒瓶，坐在黑暗里。

奥本海默 基蒂，我进项目了。

她啜了一小口，把瓶子扔在桌上，瓶子向我滑过来——

基蒂 庆祝一下吧。

宝宝还在哭。基蒂拉着我的衣服——

奥本海默 不先去哄哄宝宝吗？

基蒂 我都他妈哄了一天了……

她狠狠亲了一下我的脖子——我看向楼上——她一把把我推开——还拿着酒……

外景 - 希瓦利埃的房子——夜晚

我带着嚎哭的孩子（名叫皮特），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芭芭拉应答了——看着我无奈疲惫的脸，接过了皮特。

内景 - 客厅，希瓦利埃的屋子——片刻之后

希瓦利埃递给我一杯喝的。我盯着酒杯。

奥本海默 我真不想请你们帮忙。

希瓦利埃 没关系，你想要我们帮你什么？

奥本海默 照顾好皮特。

希瓦利埃 没问题。

奥本海默 我的意思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小哈，很长很长。

希瓦利埃 基蒂知道你在这里吗？

奥本海默 （无声地笑了一下）她当然知道。我们都是烂人，自私自大，烂透了……
 （放下酒杯）算了当我没说吧——

希瓦利埃伸出手阻止我起身……

希瓦利埃 罗伯特，你具有超出凡俗的视界，而这就是代价。我们当然会帮你。

外景 - 新墨西哥州——傍晚

基蒂和我飞奔过树林，在俯视山谷的暮光中策马奔腾。基蒂迎风坐着。

基蒂 一切都在变啊，罗伯特。

奥本海默 有了个孩子后总会这——

基蒂 世界向新的方向运转了……变革正在酝酿……罗伯特，你的时刻到了。

奥本海默 我们有一组人在研究可行性——

基蒂 “我们”做不了什么，重点是你。劳伦斯干不成这事，托曼，拉比都干不成。只有你。

内景 - 总统餐厅，伯克利——白天

一个拥挤而奢华的午餐。我注意到一个穿陆军军装的大个头男人，格洛夫斯上校，和布什、托曼坐在另一个士兵（尼科尔斯）旁边。我悄悄走近劳伦斯。

奥本海默 那个穿军装的是谁？

格洛夫斯显得有点笨拙，不小心把酱汁洒到衣服上了，正擦着衣服。

劳伦斯 我以为你认识他。

内景 - 教室，伯克利——下午

我正在工作。格洛夫斯和尼科尔斯中校进来了。

格洛夫斯 奥本海默博士，我是格洛夫斯上校，这是尼科尔斯中校。

格洛夫斯脱掉制服外套，扔给尼科尔斯。

格洛夫斯 拿去干洗。

我看着尼科尔斯离开。

奥本海默 你就这么对待一个中校，那我都不敢想你怎么对待一个谦逊的物理学家。

格洛夫斯 那我还真没见过。

奥本海默 哈哈。

格洛夫斯 全世界都在打仗，就我得留在华盛顿。

奥本海默 为什么？

格洛夫斯 我建了五角大楼。高层挺满意的，想让我搞曼哈顿计划。

奥本海默 那是什么呢？

格洛夫斯 别装傻。你啊，和美国一半的物理界一模一样，这东西是啥大家都知道。真是令人头疼的头号问题。

奥本海默 我以为第一大问题是采够铀矿。

格洛夫斯 现在有 200 吨，我刚上任就买了这么多。

奥本海默 在加工吗？

格洛夫斯 才刚在田纳西的橡树岭开挖。我现在在找一个计划主导人。

奥本海默 那可不就想到我了嘛。

格洛夫斯 并没有。即便你把量子力学带到了美国。有件事我很好奇。

奥本海默 什么事？
格洛夫斯 你就是个爱炫耀的半吊子，还是个海王，以及疑似美共成员——
奥本海默 我现在可是新政民主党人——
格洛夫斯 我说了“疑似”。情绪化，戏精，自恋狂，精神有点问题。
奥本海默 没什么好词吗？连“喔唷他很聪明，但是……”这种都没有吗？
格洛夫斯 聪明就是你们这个圈子固有属性。所以，我不说。只有一个人讲了你的一点好话——理查德·托曼。他觉得你很有凝聚力。但是他眼光我认为不太行。

奥本海默 但你还是来这找我了。你不信那些话。
格洛夫斯 我啥也不信。你为什么没拿诺奖？
奥本海默 那你为什么还不是将军？
格洛夫斯 他们说事成之后给我整个。
奥本海默 那有可能我也这样吧。
格洛夫斯 诺奖，就因为你搞了个炸弹？
奥本海默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搞炸药的。
格洛夫斯 那你要怎么办？
奥本海默 你想找个人比纳粹更快地把理论转化为现实可用的武器。
格洛夫斯 纳粹还领先了12个月。
奥本海默 18个月。
格洛夫斯 你怎么知道的？
奥本海默 我们的快中子研究搞了六个月——有个纳粹深信不疑的人掌权之后肯定会搞的飞快。

格洛夫斯 这人是谁？
奥本海默 韦尔纳·海森堡。他对原子结构有着我见过的最独到的理解。
格洛夫斯 你很了解他的工作成果吗？
奥本海默 我了解这个人，就像我了解瓦尔特·玻特，冯·魏茨泽克，迪布纳。直道比赛里面德国人总是赢。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格洛夫斯 什么希望？
奥本海默 反犹主义。
格洛夫斯 啥？
奥本海默 希特勒说量子力学是犹太人的科学，就当着爱因斯坦的面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希特勒被反犹主义遮住双眼，从而不给海森堡足够的资源。因为研究这东西需要很多很多资源。我们国家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努力——不过现在他们还有点分散。

格洛夫斯 那分区管理就得考虑一下了。
奥本海默 所有人都要共享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效率才高。差一点的安全措施可能会让我付出一些代价，但无效率肯定会让我们输掉。不管怎么样，德国人现在知道的都比我们多。

格洛夫斯 苏联人就什么也不知道。
奥本海默 我问问——我们现在在打谁啊？
格洛夫斯 有些知道你过去经历的人不想被看见降低对我们亲爱的共产主义盟友的警惕性。

奥本海默 好威胁，但我不同意。
格洛夫斯 你怎么能拒绝我——

奥本海默 我的职责就是在你错的时候对你说不——

格洛夫斯 那你觉得你拿到这份工作了吗？

奥本海默 我还在考虑哦。

格洛夫斯 我终于明白你的名声都怎么整来的了。有个回答我挺喜欢的——“奥本海默没法卖汉堡”。

奥本海默 这我确实不行，但是曼哈顿计划我能干。

我面朝黑板，拿起粉笔。

奥本海默 有个方法能够均衡一下……放射实验室在伯克利，让劳伦斯管理；大都会实验室在芝加哥，让希拉德管，大型精炼厂——你刚才说在哪啊？田纳西……所有的美国工业产能以及科研力量，通过铁路连接在一起……连接在同一点，时空上的同一点……就在这里。

我在图表上画了个十字。

格洛夫斯 那一点是哪一点？

切入 - 一个有倒刺的铁丝网渐渐被拉开……

奥本海默 一个秘密实验室，在美国中部的某个地方，自给自足，足够安全，设施齐全，有住房，还能做研究。我们把所有人都安置在那里，直到一切都结束。

切入 - 空地上盖起了学校、教堂、商店……

奥本海默 （画外音）要有学校、商店、教堂……

内景 - 火车，伯克利到华盛顿特区——白天

我和格洛夫斯谈话，尼科尔斯看着我们……

格洛夫斯 为什么这么搞呢？

奥本海默 我们不让科学家们把家人带过来的话，就永远达不到最好效果。你想要安全性？就建个小镇，越快越好。

格洛夫斯 在哪建？

外景 - 车，洛斯阿拉莫斯——接上一幕

格洛夫斯下车，接受着阳光的照耀，四顾荒野的美景。我和他打招呼，挥着双臂。

奥本海默 欢迎来到洛斯阿拉莫斯。那边有个男校，我们得征用一下；本地印第安人有时候会来这里做祷告。其他没什么了，方圆四十英里什么都没有。东南边，全都是几百英里的荒漠，是个完美的地方。

格洛夫斯 为了什么？

奥本海默 成功。

格洛夫斯环绕四周，嗅着空气……转向尼科尔斯。

格洛夫斯 给他建个小镇，快点搞。（向奥本海默）去招点科学家吧。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波士顿——夜间

我看着格洛夫斯阅览一件文件。

奥本海默 我能给他们讲多少东西？

格洛夫斯 （头也没抬）你想讲多少讲多少，我踢你蛋的时候你就该闭嘴了。

内景 - 报告厅，哈佛——白天

格洛夫斯和我坐着，和班布里奇和唐纳德谈话。

班布里奇 我又不是士兵，小奥。

奥本海默 士兵？他是个将军（指着格洛夫斯），士兵多的用不过来。我在这里和你谈话，是因为你了解同位素，并且你（向唐纳德）——比任何人都了解炸药。

唐纳德 但你一点都不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

我瞥了一眼格洛夫斯，然后又起了腿。

奥本海默 这关乎先于纳粹去释放强大的力量。

班布里奇 天呐。

内景 - 走廊，麻省理工——白天

格洛夫斯和我在和康顿散步。

康顿 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家人？

奥本海默 我给你讲了，带着你的家人。

康顿 那我为什么要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一段不知道多长的时间？

奥本海默 一两年吧，呃有可能三年。

康顿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跟你干？

格洛夫斯像只斗牛犬开始吼——

格洛夫斯 为啥！为啥！这是历史上发生的最他妈要紧的事，你满意了吧！

我看着格洛夫斯，向康顿耸了耸肩。

内景 - 办公室，密歇根大学——夜间

格洛夫斯和我对着一个忧心忡忡的科学家坐着。

科学家 罗伯特，我听过你的大名。我了解过你。

科学家瞥了一眼格洛夫斯，然后收起了他眼神中的光芒。

奥本海默 将军先生，你能给我们空一些时间吗？

格洛夫斯看着我，起身离开了。

科学家 我们这种人压根不可能做这些工作。安全审查不过关的话，我事业在战时和战后

都会受影响。

奥本海默 你是共党，怎么了？这是国家紧急事件。我也有点问题，但他们也让我管事了。他们需要我们。

科学家 直到我们没用的那天。

内景 - 四角广场，普林斯顿——白天

格洛夫斯和我瞅见了快步走过广场的费曼——

奥本海默 海森堡，迪布纳，玻特，玻尔……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费曼 都是粒子理论里最伟大的人。

奥本海默 还有什么呢？

费曼 这我就知道了……

奥本海默 他们都在纳粹手里。

费曼 尼尔斯·玻尔还在哥本哈根啊。

奥本海默 也被纳粹占领了。普林斯顿都不印报纸了吗？

费曼 尼尔斯不可能为纳粹效力。
奥本海默 当然不会，永远不会。但他在纳粹手里，不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需要你。

内景 - 火车，普林斯顿到圣塔菲——夜晚

格洛夫斯在打盹。我还是开始了谈话。

奥本海默 有机会把玻尔从丹麦弄过来吗？
格洛夫斯 不可能。我和英国人谈过了。除非我们把盟军军队弄过去，否则不可能。他有那么重要吗？

切入 - 玻尔审视着那个毒苹果。

奥本海默 你觉得你认识多少能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的人？

火车颠簸了一下。我向窗外看去，非常慌张。

奥本海默 用飞机快一点不是？
格洛夫斯 我们不敢冒这个险，美国还需要我们。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在建设中——白天

穿着陆军军装，我向拉比和康顿展示了这篇被雪笼罩的芜杂泥泞的土地。建筑工人们在工作。
费曼走了过来——

费曼 哈佛来的那群人说建筑小的遮不下加速器。
奥本海默 （对康顿）让他们和建筑师协商一下。

康顿跟着费曼离开了，拉比面向我。

拉比 这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运营？
奥本海默 两个月后。
拉比 （摇摇头）罗伯特，你是个很棒的思想者，但这东西你没办法在你脑子里完全做成啊……

内景 - 建筑棚，洛斯阿拉莫斯——片刻之后

我在黑板上画了画。

奥本海默 四个部门——实验部门，理论部门，冶金部门和军械部门。
拉比 谁运营理论部门？
奥本海默 我。
拉比 我就担心这个。你管太多了。
奥本海默 那你管理论部门吧。
拉比 我不在这干，罗伯特。
奥本海默 为什么？

拉比，他几乎不会没话可说，但此时他的确无话可说……

拉比 你把炸弹投下去，平等地降落在那些有罪的和无罪的人身上。我不想让三个世纪的物理成果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奥本海默 小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种武器，但我知道纳粹不能抢占先机。我们别无选择。

拉比 好吧，你要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去找汉斯·贝特，让他管理论部门。

奥本海默 等下，第一件事是什么？

拉比 把这套荒唐的衣服剥下来——你是个科学家。

奥本海默 格洛夫斯将军坚持让我穿的。
拉比 去他的。他们需要我们作为科学家去做事。做你自己，只会更好。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穿上一套夹克，用手捋捋新剪的黑发，戴上帽子，拿起烟斗……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建筑工地——片刻之后

我从主街道走过去，像一个警长，向建筑工人点头示意……这就是标志性的我。

内景 - 放射实验室，伯克利——白天

我看着喧闹的学生。洛玛尼兹向我招着手，然后被白帘隔开……塞伯递给我一个钥匙。

塞伯 这是唯一的钥匙。泰勒早就来了，让他进来么？

奥本海默 先不，等等其他人——

门忽的一下打开，一个壮硕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就是爱德华·泰勒。

泰勒 我们开始吧。

奥本海默 你好呀，泰勒。

内景 - 同上——白天

我坐在前面，一条腿垫在屁股下面。在座的科学家有劳伦斯，塞伯，泰勒，康顿，托曼，费曼，唐纳德，班布里奇，内德梅耶尔和阿尔瓦雷兹。

奥本海默 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理论部分建成之前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

我看到泰勒挥着一张纸——

奥本海默 爱德华，我能先把我的总括讲完吗？

泰勒 这个更重要。

泰勒的演草在屋子里传着看，大家窃窃私语着……

泰勒 我计算了链式反应，发现有一个很麻烦的可能事件。

汉斯·贝特把演草递给我，面向泰勒。

贝特 不可能。你怎么算的？

泰勒 我给你算算。

我看了看演草，很严肃。泰勒看着他引起的这些骚动显然很满意。贝特靠近我。

贝特 小奥，这东西太玄了。泰勒的计算肯定不对吧。

奥本海默 我要去普林斯顿的这段时间里你自己算算。

贝特 你去普林斯顿干什么？

奥本海默 和爱因斯坦聊聊。

贝特 你们俩可没什么共通之处。

奥本海默 这就是我需要他的意见的原因。

外景 - 树林，普林斯顿，新泽西——白天

我走过树林，找到两个身影。这两个人转过身，其中一个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奥本海默博士，你或许见过科特·哥德尔？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哥德尔 树木是最能激发人思考的东西。

奥本海默 阿尔伯特，咱俩能私下谈谈吗？

爱因斯坦觉察到了事情的紧迫性，点了点头。哥德尔自己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木。

爱因斯坦 有时科特不吃饭。甚至在普林斯顿，他都会想纳粹可能在他食物里面下了毒。

外景 - 湖边，高等研究所——片刻之后

爱因斯坦和我穿过树林，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演草。爱因斯坦接了过去。

爱因斯坦 谁算的？

奥本海默 泰勒。

爱因斯坦 这些结果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奥本海默 中子撞击原子核，释放更多中子去撞击更多原子核……

切入 - 黑暗被散发点点光芒的粒子划裂，这些粒子冲向其他粒子，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危险……

奥本海默 到了临界点，产生巨大爆炸力，但链式反应不会停止……

爱因斯坦仔细研究了这篇演草……点了点头。

爱因斯坦 链式反应会点燃大气层的。

周遭的空气着了火……这个名为地球的星球，寂寞地存在于广袤黑暗之中，突然地被火包裹起来。

奥本海默 那我们要是引爆了这个原子能装置，我们真有可能引发一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链式反应。

爱因斯坦 然后你就来找我了，你迷失在你量子世界的无穷可能中，渴求一丝稳定。

奥本海默 你能试着算算吗？

爱因斯坦 你我之间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对数学不太上心。伯克利谁管理论计算的？

奥本海默 汉斯·贝特。

爱因斯坦 他会算明白的。

奥本海默 那如果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呢？

爱因斯坦 那你们就停止研究，把成果给纳粹共享，这样你们和纳粹都不会把世界毁灭。

我转身离开。

爱因斯坦 罗伯特？（把演草纸递给我）这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

内景 - 走廊，伯克利——白天

我走过秘书处。贝特站在门口，非常激动。

贝特 泰勒想错了——

我比划了一下让他先别讲话，之后打开了放射实验室的门——

内景 - 放射实验室，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贝特跑到柜子前——拿出计算结果递给了我，他非常兴奋。我浏览了一下，笑了起来——

贝特 把泰勒设定的那些苛刻的假定放宽一点，真实情况就有了——

奥本海默 那结果是什么？

贝特 这种失控的链式反应发生的概率几乎就是零。

奥本海默 什么叫几乎为零？

贝特 小奥，这好事啊——
奥本海默 你能再算算吗？
贝特 算不了了，结果都一样，除非咱们实际试试。现在你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接近零（指了指演草结果）。
奥本海默 理论只能到这里了。

内景 - 奥本海默的房子，伯克利——晚上

基蒂打开门迎接希瓦利埃，比了个嘘的手势——我抱着睡着的皮特。

芭芭拉 （小声）真可爱啊。我们挺想他的。
基蒂 那你养吧。
奥本海默 她开玩笑的。

基蒂摇摇头示意她真没在开玩笑。芭芭拉接过皮特。我带着希瓦利埃到厨房里……

奥本海默 我们离开之前想和你们见见。
希瓦利埃 也不知道你们要去哪……

内景 - 厨房，奥本海默的房子，伯克利——继续上一幕

我调了马提尼。希瓦利埃盯着我，有点分神。

希瓦利埃 你知道我前几天碰见谁了吗？埃尔滕顿。
奥本海默 那个壳牌的化学家？就是那个工会里的人吧。
希瓦利埃 是。他向我抱怨我们政府处理战争的方式。
奥本海默 怎么说？
希瓦利埃 和我们的盟友之间缺乏合作。我们政府显然什么研究结果也没给苏联共享。他说好些科学家都觉得这么做很蠢。

我手上的活慢了下来……

奥本海默 是吗。
希瓦利埃 好像确实。他说，如果有人，想传点什么消息的话，不通过官方渠道的话，他可以帮上忙……

我有点难以置信又有点严肃地看着希瓦利埃。

奥本海默 那不是叛国吗。
希瓦利埃 是这个说法没错。我就是觉得你知道有这么件事更好一点。

我们怔怔地盯着对方……基蒂突然撞进来。

基蒂 布拉特终于安顿好了——马提尼调好了？

她觉察到我们俩刚才说了点什么东西……

奥本海默 （画外音）讨论就此结束了。

我拿起碟子。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奥本海默 我们如此长久的友谊中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让我怀疑他在刺探信息；并且我可以确定他对我参与的项目一点也不了解。

我瞥了一眼罗布，然后直视着委员会成员——

奥本海默 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应该立即上报这件事。
参议员麦基 （画外音）奥本海默事件凸显了科学家和国安需求之间的矛盾……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坐在证人席上，面朝着委员会。

参议员麦基 为了弄清提名者（斯特劳斯）是如何在他在 AEC 在任地那段期间处理这种事情的，我们会请一个科学家出席作证。

斯特劳斯 （私下说）他们要请谁来？

顾问 （私下说）不知道，他们没说。

斯特劳斯 主席先生，打扰一下。我提名的是商务部秘书长，为什么要征求科学家的意见——

主席 这是内阁职位，上将先生。我们要广泛地征求意见。

斯特劳斯 那我想知道作证的科学家的姓名，并且我想做交叉审问。

主席 （有点不耐烦）这就不是个法庭。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片刻之后（黑白镜头）

参议院助理把斯特劳斯和他的顾问带了进来。

顾问 路易斯，这又不是受审——

斯特劳斯 那就都随便说话了？

顾问 你要非得搞得像个辩护人，那委员会就只能搞得像个公诉人了。

斯特劳斯 （向参议院助理）这就是你说的走个形式，哈？

参议院助理 从 1925 年开始内阁提名者就没落选过。形式不就是这么个形式。

顾问 没问题的，路易斯，好好配合他们就行了。他们请了个科学家，那又怎么样。

斯特劳斯给了个假笑，想起来——

切入 - 斯特劳斯走近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就那么走过斯特劳斯，一声也不吭……

斯特劳斯 你一点都不懂科学家这些人，顾问先生。他们怨恨任何质疑他们的人——尤其不属于他们群体的人……

切入 - 在同位素出口听证会上，斯特劳斯怨愤地盯着大笑的人群……

斯特劳斯 我那会就管的是 AEC——罗伯特发生啥事轻易就怪在我头上。

参议院助理 我们可不能让参议院认为科学界不支持你。

斯特劳斯 我们要不要改一下策略？

参议院助理 怎么改？

斯特劳斯 直面问题，“我扛上奥本海默，赢的是美国”？

参议院助理 没必要这么搞。有人能替我们讲讲话吗？

斯特劳斯 泰勒。

参议院助理 他没问题。

斯特劳斯 你能打探打探他们把谁请过来了吗？

参议院助理 我试试吧。

斯特劳斯 （向顾问）知道之后——你让 AEC 查一下这人是芝加哥的还是洛斯阿拉莫斯的。

参议院助理 这有什么关系？

斯特劳斯 他要是芝加哥派的，那他就在希拉德和费米手下干活，不是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那帮人的一员。他造了那个垃圾地方——他在那里活的跟皇帝一样……

内景/

外景 - 汽车奔过洛斯阿拉莫斯——白天（彩色镜头）

我带着基蒂和皮特穿过这个“镇子”……基蒂盯着这些简陋的木房子……

基蒂 总得有个沙龙吧。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屋子，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站在客厅，有点紧张地抱着皮特，因为此时基蒂在仔细地审视这个屋子……她仰起头——

基蒂 罗伯特，这儿怎么没厨房啊。

奥本海默 真没？没事我去解决。别担心。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带着贝特走过安检。

贝特 倒刺铁丝网，枪。天哪。

奥本海默 打仗呢，汉斯。

内景 - 报告厅，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走上台和塞伯一块作报告——放了个幻灯片。康顿，内德梅耶尔，基斯雅科夫斯基，唐纳德，托曼，班布里奇和费曼以及众多其他科学家都在座。

奥本海默 1917 年，在哈利法克斯，一艘装着弹药的货船在码头爆炸了……

切入 - 各种碎片四散飞去……

奥本海默 惊人的瞬间的化学反应……

冲击波掀动了原本平静的水面，瞬成汹涌滔波……

奥本海默 这是目前最大的人工爆炸。我们算算如果是原子弹的话会是什么后果。
用 TNT 吨当量来统计——

贝特 那就几千吨了。

奥本海默 那就改成千吨。

我把灯打开，走下台来让塞伯讲话——

塞伯 如果用铀-235 的话，炸弹——（看见我挥手）抱歉——这个小装置就会有 33 磅重，是个差不多这么大的球形……

塞伯探到桌底下，拿出来一个鱼缸——

塞伯 或者如果用钚的话，就得要 10 磅……

他拿了个白兰地酒杯，放在鱼缸旁边。

塞伯 上个月橡树岭炼了这么多铀。

塞伯往浴缸里扔了三颗玻璃珠。科学家们盯着那个差不多全是空气的鱼缸。

塞伯 在汉弗德的工厂搞出来这么多钚……

他往玻璃杯里扔了两颗玻璃珠。

塞伯 把量攒满之后，就得找找有什么方法能引爆它们了。

泰勒在后面折纸飞机。

奥本海默 很无聊吗，爱德华？

泰勒 （头也不抬）昂。

奥本海默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泰勒 我们在进这屋子之前就都知道核裂变炸弹是可行的。咱能不能来点创

新。
奥本海默 什么创新？
泰勒 超级原子弹。不用铀，用氢。
有些反对意见在私下传开——
泰勒 （试图反对）重氢——氘或者氚。把原子都压在一起，搞一个聚变反应。
那爆炸的威力就没法用千吨统计了，得兆吨。
讨论声越来越大了——我快速想了一下，之后——
奥本海默 大家静静。那你怎么把原子压在一起？
泰勒自顾自地笑了笑。
泰勒 用裂变弹。
切声一片……
奥本海默 哦，到头来不还得搞裂变弹……回到正题吧，各位。
泰勒耸耸肩。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参议员巴特莱特 斯特劳斯先生，同位素出口问题不是你和奥本海默博士异见最大的问题，氢弹才是，对不对？
斯特劳斯 我们确实在氢弹的存在必要性上有意见冲突。
参议员巴特莱特 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来龙去脉吧。
斯特劳斯陷入回忆中，一道警笛声划过——

外景 - 纽约街道——晚上（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坐在车里，跟在一辆警车后面疾驰着——

内景 - 酒店，纽约——晚上（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和他的助理穿过走廊奔向会议室门口——

内景 - 酒店的会议室——夜晚（黑白）

斯特劳斯走进会议室——一众 AEC 成员围坐在桌旁——奥本海默耷拉着脑袋，抽着烟，布什主持着会议……

斯特劳斯脱下外套，露出燕尾服……

斯特劳斯 我们手上有什么信息？
布什 一架 B-29 飞过北太平洋的时候观测到了辐射。
拉比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区域……

斯特劳斯 你们有检测报告吗？
奥本海默 结果没什么可质疑的。
斯特劳斯 白宫说还有点问题。

奥本海默无奈地把检测报告滑到斯特劳斯手边。

布什 恐怕是白宫一厢情愿了。
奥本海默 那就是个原子能试验。
斯特劳斯 苏联有原子弹了？我们可比他们领先几年啊。你们几个在洛斯阿拉莫斯干什么呢？保密有问题吗？

奥本海默 当然没问题——你那时又不在，路易斯。

尼科尔斯 容我插话，博士……

斯特劳斯把桌中间的花盆拿开，看是谁在讲话——尼科尔斯，他现在没官职了。

尼科尔斯 当时我在那儿。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彩色镜头）

康顿，尼科尔斯和我看着车停了下来。格洛夫斯下了车。

奥本海默 欢迎回来。

格洛夫斯 进度怎么样？

切入 - 玻璃珠被扔到鱼缸里。

奥本海默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

格洛夫斯 介绍一下英国代表。

几个科学家下了车。一个瘦弱的年轻人伸出手——

福克斯 （德国口音）你好奥本海默博士，我是克劳斯·福克斯。

奥本海默 你什么时候变英国人了？

福克斯 希特勒告诉我不是德国人的时候我就是了。

内景 - 报告厅，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贝特，泰勒，康顿，基斯雅科夫斯基，唐纳德，班布里奇，福克斯和费曼以及其他科学家认真听着——

塞伯 我管这个叫“枪式引爆”——把几管裂变材料往中间大球射，以达到临界条件。

切入 - 一个铀“子弹”射向一个球体

托曼 我一直想的是内爆式。炸药在外面包着，引爆后向内产生压力。

切入 - 球面上布着的炸药向内引爆——

内德梅耶尔 我喜欢内爆式这个。

奥本海默 我给军械部门谈谈——之后让你做个实验……

外景 - “大道”，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康顿，尼科尔斯和我带着格洛夫斯在镇里四处逛逛……

奥本海默 学校建成了，在正常运作。我想了个办法节约人力……

我打开了通往我办公室的门——

内景 - 办公室外——接着上一幕

格洛夫斯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桌前工作——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洛斯阿拉莫斯——接着上一幕

我坐了下来。格洛夫斯显得很困惑——

格洛夫斯 那不是……？

奥本海默 塞伯的妻子。我给所有夫人们都安排了工作。管理员呀，图书管理员，计算员啊这类的。不仅能节约人力还能团结家庭。

格洛夫斯 这些女人能干活吗？

奥本海默 你别太荒谬。这些女人们有好些是我们整个社区里面脑子最好使的。
康顿 并且都通过了安全审查。
尼科尔斯 我给格洛夫斯将军通报过了，你一直举办跨部门开放会议——
格洛夫斯 立马停了。分区管理是保密最重要的一环——
康顿 只有核心人员才与会啊。
尼科尔斯 也有可能给下属讲不该讲的啊。
奥本海默 这些人又不傻，他们会保密的。
格洛夫斯 不能这样。
奥本海默 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怎么做试爆？
格洛夫斯耸耸肩，起身准备离开。尼科尔斯翻了个白眼。
格洛夫斯 只能一周一次，只能核心人员参加。
奥本海默 我想把我弟弟带过来。
格洛夫斯 不行。
格洛夫斯和康顿离开了——我叫住尼科尔斯——
奥本海默 我还是没收到安全审查通过的消息。
尼科尔斯 那就是还没通过。
奥本海默 我明天要去芝加哥——
尼科尔斯 那就先别去。
奥本海默 你知不知道纳粹领先我们两年？
尼科尔斯 奥本海默博士，你的安全审查很难通过，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你的。
奥本海默 可能吧，但你也有问题。我就要去。

内景 - 酒店会议室——晚上（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把花移开——

斯特劳斯 开放会议有多少人？
尼科尔斯 很多很多。分区管理本来就是基础协议。
奥本海默 我们当时可是在和纳粹赛跑——
斯特劳斯 现在又变成和苏联赛跑了。
奥本海默 除非我们挑起来，否则还不是。

斯特劳斯拿起检验报告。

斯特劳斯 罗伯特，他们已经开枪了。他们引爆的是哪种？
奥本海默 数据显示是钚。
斯特劳斯 就是你在洛斯阿拉莫斯造的那种？

奥本海默勉强地点头……

斯特劳斯 苏联如果现在有核弹了，杜鲁门想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

布什点点头，奥本海默看起来有点难以置信——

奥本海默 干什么？军事谈判，肯定是军事谈判啊。
斯特劳斯 （向布什）氢弹怎么样了？杜鲁门知道有这回事吗？
布什 他还不知道。
奥本海默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氢弹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斯特劳斯 我没记错的话泰勒在洛斯阿拉莫斯就提过了。
奥本海默 他的设想都很不切实际。这东西你得用牛车才能拉动，飞机载不动。
斯特劳斯 这东西如果有用，杜鲁门就要知道。如果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在洛斯阿拉莫斯有间谍给苏联通风报信……那就必须加快研制了。

奥本海默 现在没证据证明洛斯阿拉莫斯有间谍。
斯特劳斯拿着那个检测报告，瞪着我……

外景 - 足球场，芝加哥——白天（彩色镜头）

康顿和我被 J·厄内斯特·威尔金斯带着……

康顿 实验室在足球场地下？
威尔金斯 反正这里又不用。
奥本海默 也是。

内景 - 核反应堆，体育场下，芝加哥——白天

威尔金斯带着我们见了希拉德和费米。一个戴着眼镜的科学家记着笔记。一行人靠近了核反应堆……

费米 我听说你建了个小镇。
奥本海默 欢迎光临呀。
希拉德 在那地方谁能好好思考东西呀？所有人都会疯的。
奥本海默 谢谢你的肯定，希拉德。

我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写来写去——拿起他的笔——他有点害怕——

奥本海默 这也要记吗？（向费米）你们什么时候做实验？
费米 已经弄过了。第一个可控链式反应成功了。格洛夫斯没给你说吗？

外景 - 理论部门——白天

康顿和我刚走过去——

霍宁 奥本海默博士，我问过人力了。

我们转身，在围栏那边看见了一个 23 岁的年轻女人。她就是莉莉·霍宁。

霍宁 他们让我打字。
奥本海默 那你能打吗？
霍宁 哈佛化学系可没教这些。

我笑了笑，转向康顿。

奥本海默 让霍宁女士去铀组工作。

内景 - 加速器室，洛斯阿拉莫斯——接着上一幕

康顿和我看了一眼装置。格洛夫斯火急火燎地冲进屋——

格洛夫斯 你妈的你去芝加哥干啥了？
康顿 去大都会实验室啊——
格洛夫斯 去那干啥！

康顿看着我。我什么也没说。他转向格洛夫斯——

康顿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讲话。我们有权利——
格洛夫斯 仅限于，我给你的那些权利！不能多也不能少。
康顿 太荒谬了——我们都成年人，就在这干活（向我）你说两句啊，罗伯特！

我盯着格洛夫斯。

奥本海默 分区管理是我们共同遵守的协定。
康顿 开什么玩笑啊。我真受够这个疯人院了——哪有人能在这工作。（向格

洛夫斯) 这么说吧, 将军大人。我走人了。(对奥本海默) 拜拜了您呐。
康顿冲出去。格洛夫斯转向我。

格洛夫斯 他不在更好。

奥本海默 你就不怕他泄密吗?

格洛夫斯 杀了他就行了。(卸掉严肃脸) 开玩笑的。他讨厌的是我, 又不是不爱国。

奥本海默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可控。

格洛夫斯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奥本海默 你招我不是不担心我的左翼活动, 你招我就是因为这个。你这样就能控制我。

格洛夫斯 我没那么细。我就一普通大头兵。

奥本海默 你不普通, 你也不是个大头兵。你从 MIT 工程系毕业的吧。

格洛夫斯 哎呦被发现了。

奥本海默 既然现在都坦诚相待了, 那你能不能把我的安全审查赶紧弄过去, 这样我才能给你创造奇迹。

格洛夫斯将军看着我, 点了点头。

加里森 (画外音) 格洛夫斯将军, 在你招奥本海默博士的时候, 你是否注意到奥本海默的左翼活动背景?

内景 - 2022 号房, AEC——白天

格洛夫斯, 穿着常服, 正在作证。我看着他……

格洛夫斯 我知道他有些可疑点……我也知道他过去的一些异端政治经历。

加里森 在你看来, 他是否有意去做一些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格洛夫斯 他要这么做的话我就有点惊诧了。

加里森 你能对他的忠诚担保吗?

格洛夫斯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 当然可以, 那时候我很了解他。

罗布 将军先生, 当时有人反对批准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吗?

格洛夫斯 实话说他们压根不可能给过, 我坚持过才过的。

罗布 你对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资料很了解吗?

格洛夫斯 是的。

罗布 将军先生, 那到现在对你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

格洛夫斯挪挪身子, 大概知道他要问什么……

罗布 根据你丰富的保密经验和对奥本海默安全文档的熟悉程度……

外景 - 理论部门——白天

我向劳伦斯和洛玛尼兹打招呼——

罗布 (画外音) 你会批准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吗?

劳伦斯 物理学和新墨西哥, 对吧? 天呐, 真远。

奥本海默 那你就需要一个联络员了。

劳伦斯 我想让洛玛尼兹当联络员。

我拍拍洛玛尼兹的肩膀。

奥本海默 没事的。

内景 - 报告厅，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片刻之后

讨论组人都到了。格洛夫斯给劳伦斯说——

格洛夫斯 希望你还记得我在伯克利给你讲的那些，博士。

劳伦斯 分区管理。我完全理解。

奥本海默卖弄地往攒了四分之一的鱼缸里面又扔了三颗玻璃珠，然后又扔了两颗——整个屋子里面都是掌声。奥本海默鞠了个躬，下了台。劳伦斯神采奕奕地上了台——

劳伦斯 代伯克利向你们问好。我今天来给你们讲一下我们的进度，并且索求一点你们的投入。这么干的话我可能要讲好多格洛夫斯将军不让我讲的东西……（向格洛夫斯）将军先生，我说过我理解条款，我可没同意。好，说回正题……

格洛夫斯看着我，我耸耸肩。他离开了。

内景 - 酒店会议室——晚上（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把检测报告放在桌上……

斯特劳斯 有报告说洛斯阿拉莫斯泄密了——

奥本海默 空穴来风——

斯特劳斯 项目里有共党啊——他们参与氢弹项目了吗？

奥本海默 我们可没有有意招共产党。

尼科尔斯 我记得你想让你弟弟来洛斯阿拉莫斯。

奥本海默 那时候他早就退党了啊。

斯特劳斯 洛玛尼兹呢？

奥本海默 他就不是洛斯阿拉莫斯编内人员，他就是个联络员。保密没问题，尼科尔斯前中尉知道得很清楚。

尼科尔斯 当时条件下我们做的保密措施就是最好的。但发生问题了呀。博士先生，我们在座的都读过你的文档。我们还有必要谈谈琼·塔特洛克吗？或者希瓦利埃事件呢？

斯特劳斯看到奥本海默盯着尼科尔斯。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洛斯阿拉莫斯——白天（彩色镜头）

秘书 洛玛尼兹给你打电话……

我接过电话——

奥本海默 洛玛尼兹？好好，别挂断，冷静一下。

内景 - 尼科尔斯中尉的办公室——片刻之后

我站在尼科尔斯桌前。

奥本海默 你们又搞砸了，洛玛尼兹怎么被征入伍了？

尼科尔斯 我们在打仗，博士。

奥本海默 别犯混，尼科尔斯。我们需要他。解决一下，行吗？

尼科尔斯 我们可没犯错。你的洛玛尼兹小朋友在放射实验室搞集会。

奥本海默 他给我承诺断掉这些的。

尼科尔斯 那他实际上没有。伯克利的保密员很担心红色渗透，就是通过那个FA……

奥本海默 （想了一下）FAECT。我下周去伯克利一趟，顺便看看洛玛尼兹。
尼科尔斯把我的保密证扔在桌上。
尼科尔斯 你的 Q 证过了。别做可疑的事情。
罗布 （画外音）博士，你不觉得雇一个又和保密工作打交道又和共党打交道的人很危险吗？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还在作证词。基蒂坐在我身后……

奥本海默 我现在知道问题很大了。
罗布 那就是说在战争时期……

外景 - 酒店，旧金山——白天

出租车停了下来。我下车，拿着个包。

罗布 （画外音）……你就隐约意识到问题了？
我进入酒店，没注意到一辆车一直在跟踪我。车里的乘客下了车，那辆车的司机看了眼表，记下了时间。

内景 - 酒店大堂，旧金山——继续上一幕

奥本海默 （画外音）大概知道有问题吧。
我走进电梯，被那个人监视着。

内景 - 酒店走廊，旧金山——继续上一幕

在 805 门口，我把包放下……

罗布 （画外音）真的吗？知道有共党吗？
……把一小束花拿了出来。我敲了敲门……
奥本海默 （画外音）听着，我知道我藏了很多秘密，藏了很久。但保密不保密和我和谁打交道没关系……
门打开了，琼·塔特洛克。

内景 - 805 号房，旧金山——继续上一幕

塔特洛克抓过花，在我刚进屋的时候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罗布看着他的稿子——基蒂看着我……

罗布 你在你的陈述里说过你在 1943 年“不得不”去见琼·塔特洛克……

内景 - 805 号房，旧金山——晚上

塔特洛克和我在屋里面对面裸着坐着。

塔特洛克 你就这么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你想过我吗？
奥本海默 我写有信。
塔特洛克 通篇废话。你到哪里了？

奥本海默 我不能讲。
塔特洛克 为什么？
奥本海默 因为你是个共党。
罗布 （画外音）你为什么非要去见她？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坐在桌前，非常紧张，念着证词……

奥本海默 我在走之前她就想见我。那时候见不了，但我一直感觉她不得不见我……

基蒂盯着我作证词。好像我的裸体展示在公众面前。

奥本海默 她当时在接受心理治疗。她很抑郁。

罗布 那你弄清楚她为什么要见你了吗？

奥本海默 因为她还爱我。

基蒂好像看见裸着的塔特洛克在和我做爱，身体上下挪动着，头搭在我肩膀上，盯着基蒂……

罗布 你们俩度过了一晚上，是吗？

塔特洛克在我身上摩挲着，眼睛死死盯着基蒂……

奥本海默 是的。

内景 - 805 号房，酒店，旧金山——夜晚

塔特洛克审视着我。

塔特洛克 你随意进出我的生活，然后一点也不告诉我缘由。这就是权力吗。

奥本海默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我情愿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在你身边。

塔特洛克 但你现在有其他优先项了。

奥本海默 我是有家庭的人。

塔特洛克 我们两个可都不是这个意思。

奥本海默 琼，你让我来，我来了，我很高兴我能来。但我不能再过来了。

塔特洛克 那我需要你的时候怎么办？

我慢慢摇摇头。

塔特洛克 什么都不解释吗？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所有人都盯着我，我又回到现实了……

罗布 你觉得保密做的还好吗？

在我身后，基蒂一动不动……

奥本海默 挺好的，实际上。我确实一句都没说。

罗布 你在那之后还见过她吗？

切入 - 热水流淌着，药瓶，向下伸的头泡在水里，以及脚踏声……

我闭上眼，努力挥散这幅场景——

奥本海默 之后再也没见过了。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会议结束了。基蒂咬着牙对我说话，收拾着东西，根本不看我。

基蒂 我能赶上回普林斯顿的末班车。
奥本海默 我没说什么没给你讲过的东西。
基蒂 但今天你让这些事情的记录在历史里了。
奥本海默 这是个封闭听证——
基蒂 他们不公布转述稿，你会公布！

她弄掉了包，里面的东西都洒出来了。她在收拾的时候，加里森看见了她包里的扁水壶。我蹲下来捡东西——

奥本海默 我签协议了，不能泄密。
基蒂 我们结婚之后你还去看塔特洛克呢。
她站起来——我跟着站了起来——她转身——对着我的脸——

基蒂 你就坐在那，每天都坐在那，让人嚼着你那些生活经历。你为什么不反抗？

我不回答。她离开了。加里森站起来。

加里森 罗伯特，我之后不会请她过来了。

外景 - 伯克利校园——白天

我穿过校园，进入了行政大楼。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片刻之后

我敲了敲门。约翰逊开了门，很惊喜。

约翰逊 奥本海默博士，很荣幸见到你。请坐吧——
奥本海默 不了不了。我就是想问问我什么时候能和洛玛尼兹谈话，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
约翰逊 取决于你，教授。但我会很谨慎地对待这件事的。
奥本海默 完全理解。哦，现在工会发展有点快，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下一个叫埃尔滕顿的人。
约翰逊 提醒我一下？
奥本海默 你们应该监视他一下，就这些。
约翰逊 我挺想知道更多细节的——
奥本海默 哦，我现在要赴约了，并且明天一大早我就离开这里了——
约翰逊 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既然你现在没时间。
格洛夫斯 （画外音）那你第二天早上真回去了？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格洛夫斯在我对面坐着。我盯着窗外。

奥本海默 对啊，我必须得去啊。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早上

约翰逊微笑着，把我请进屋，给我介绍了另一个人——

奥本海默 （画外音）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我盯着窗外。格洛夫斯在对面坐着。

奥本海默 他说他的名字叫帕什。
格洛夫斯 帕什？你见的是帕什中尉？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抬头瞥了一眼，非常紧张，身旁走过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坐下后，我端详着他后脑勺。

罗布 帕什中尉，请你读一下你 1943 年 6 月 29 号的备忘录。
帕什 对目标的监视结果表明其可能会发展其他共党关系。目标与琼·塔特洛克会面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琼·塔特洛克，共产党员，该目标记录附加在这里。
罗布 目标指的是奥本海默博士对吧？
帕什 对。
罗布 你那时候还没正式见过奥本海默博士吧？
帕什 是的，但不久之后……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奥本海默 他是项目的安全主管，我不能见他吗？
格洛夫斯 不能，他早就知道你。我永远不会把你和他放在一个屋。
奥本海默 为什么啊？
格洛夫斯 帕什第一次知道洛玛尼兹干了什么之后，他给 FBI 讲自己要绑了他，把他扔在船上，用极刑拷问他……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白天

帕什在我旁边坐下，对着约翰逊。

帕什 奥本海默博士，很高兴见到你。格洛夫斯将军让我负责了你的事情，有点像养了一个捉摸不见的孩子，就远远地监护着，现在才和你正式见面……我不是有意想占用你很多时间……

他卸下亲和的面具，显露出隐隐的威慑。

奥本海默 不占不占，你随意挑时间。
帕什 约翰逊先生给我讲了讲你们昨天的谈话，我挺好奇的。你说的事情让我困惑了一整天……
奥本海默 我不想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和洛玛尼兹谈话……
帕什 这不是我所指的事情。我指的是那个更，怎么说，更严重的那件……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格洛夫斯 FBI 说这样获取的证词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帕什就摆明了说不会有任何人见证这件事。FBI 好不容易劝他别干，然后这就是你要周旋的人。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白天

帕什 我获知你听说了有某些其他政党对放射实验室的工作很感兴趣……
奥本海默 呃，一个隶属于苏联领事馆的人通过一个中间人暗示说，他可以用来传

话。

帕什 为什么项目中会有人这么做呢？

奥本海默 实话说，我知道上面的人对苏联信息共享这方面有些矛盾——毕竟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但是我觉得走后门传话这种事不太好——总之留意一下无妨。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格洛夫斯 你就这么给帕什说的？

奥本海默 我想给他表明……苏联不是我们的敌人。

格洛夫斯 鲍里斯·帕什是沙俄皇家主教的儿子，在沙俄出生，在 1918 年回家去打苏共了。他是个亲手杀了共产党的人了。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白天

帕什张开手……

帕什 我不需要分辨谁该干这件事，我只需要制止违法行为。你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奥本海默 有个人名一直被提及——埃尔滕顿。我记得他是壳牌的一个化学家。他给一个在项目里有熟人的朋友讲了这件事。如果再往下讲的话就会提及一些既忠诚又无辜的人了。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格洛夫斯瞪着我，好像我拉裤了。

格洛夫斯 你觉得帕什会信吗？

奥本海默 我想给他说埃尔滕顿，但又不想伤及无辜。我给他编了个故事。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到我受审了。罗布继续问——

罗布 你给格洛夫斯将军也撒谎了吗？

奥本海默 没有，我给他讲的是我向帕什撒谎了。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轮到格洛夫斯了，他穿着常服。

加里森 你还记得你和奥本海默关于希瓦利埃事件的谈话吗？

格洛夫斯 我听过好多版本的传言了。我一开始还不迷，但我现在是有点被搞乱了。

加里森 你的结论是什么？

格洛夫斯 他被某种美式校园男孩主义影响了，觉得供出朋友很过意不去。然后他就干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合适的东西——向帕什隐瞒。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帕什在作证词。

帕什 我念一下我那时候写的备忘录。“奥本海默博士想通过供点消息以体现自己忠诚，他显然听说了我们在伯克利的调查。在保密方面不能信任他”。

内景 - 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白天

帕什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眨都不眨……

帕什 你所说的其他人，也直接和埃尔滕顿联系吗？

奥本海默 不。

帕什 那好，中间人是谁呢？

奥本海默 有可能会把无关人员牵进来。

帕什 这个人是项目成员吗？

奥本海默 工作人员之一，不是搞项目的。

帕什 埃尔滕顿，在伯克利，通过某一个工作人员，传了这些话？

奥本海默 就我目前所知——不止一个人参与了这件事。如果你认为我很不配合的话，我希望你理解，我坚持不想把无关人士牵进来。

帕什瞪着我。我终于闭嘴了。

帕什 你觉得我很强硬——

奥本海默 你是很强硬，但这是你职责所在。但我的职责是保护我的下属。

帕什 那好，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可能会让你注意到，并且有一点让你……困惑……所以我先给你说。我还没做计划，我现在得消化消化整件事。

我向帕什点点头，站了起来。

内景 - 火车，圣塔菲到芝加哥——白天

格洛夫斯听完了整个故事。

格洛夫斯 你保护你朋友，谁来保护你？

奥本海默 你来保护我啊。

格洛夫斯 那你得把那个人名给我说。

奥本海默 你非让我说的话，我就说。

格洛夫斯 你犯了个大错啊，罗伯特，都可能让你没命了。你需要自己供出来名字。

我转身望向窗外景色。

罗布 （画外音）他给你说那个人是谁了吗？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格洛夫斯 说了。

罗布 没立刻说是吗。

格洛夫斯 嗯。

罗布 几个月后才给你说的，对吧？

格洛夫斯点点头。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研究着帕什的后脑勺……

罗布 那在你和奥本海默博士谈话到他最后终于供出来希瓦利埃这个名字之

间的这几个月里面，你是否花了一些资源去弄清这个中间人是谁？
帕什 费了不少事。不知道名字，真的很难找。
罗布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字的？
帕什 我那时候都离开了。
罗布 离开了？
帕什 高层觉得我去欧洲观测纳粹核计划比较好。
罗布 谁指派你的？
帕什 格洛夫斯将军，他把我调到伦敦的。

我抬起头。

切入 - 玻璃珠被扔到鱼缸里。天在下雪。

塞伯 现在办圣诞晚会有点早了。
奥本海默 出事了。托曼没在这里。
塞伯 那他去哪了？
奥本海默 鲁斯不说。

我们朝富勒小屋走去……

内景 - 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片刻之后

圣诞晚会。大家都挺嗨的。基蒂戴着个圣诞帽，盛着蛋奶酒。贝特，泰勒，夏洛蒂·塞伯，内德梅耶尔，基斯雅科夫斯基，唐纳德，霍宁，班布里奇，福克斯，费曼在人群中跳舞。我叫住鲁斯，瞥了一眼基蒂，她假装看不见我，拽着离她最近的一个男人的胳膊，端着蛋奶酒……

鲁斯 分区管理，小奥。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他在哪呢？

我把她的杯子拿过来，喝了一口……

奥本海默 在重要时刻你总是知道托曼在哪。
鲁斯 就像现在。

我转过身——托曼和格洛夫斯走了进来，扫扫身上的雪……

格洛夫斯 大家注意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个圣诞礼物……

他们从前面走开……尼尔斯·玻尔站在那里。我笑了起来。

玻尔 （画外音）英国飞行员把我放在炸弹仓里面……

内景 - 同上

玻尔吸引了全场注意力，我在后面听着他讲话。

玻尔 ……他给我展示了一下氧气面罩怎么用——我当然弄的一团糟。他们在苏格兰把我弄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意识了。我假装我在睡觉。

大家都笑了，很喜欢这个笑话。玻尔下场去和我谈话。

玻尔 够强吗？
奥本海默 你说能结束战争吗？
玻尔 不，结束所有战争。

内景 - 报告厅，理论部门——过了一会

我喝了点酒，看玻尔浏览黑板上的东西。托曼，泰勒，贝特和塞伯带着派对庆祝的装扮走了进来……

玻尔 海森堡在哥本哈根把我搜了出来。我教的最久的学生在给纳粹效力，真

让人心寒。他为了把我从哥本哈根引出来，说了一些东西……什么在铀堆里面搞可控的裂变反应……

托曼 听起来不像搞炸弹，像反应堆。

泰勒 他讲到气体扩散法没有？

玻尔 他好像很重视重水。

泰勒 作慢化剂吗？

玻尔 对，没用石墨。

塞伯和托曼笑了起来。我点了点头。玻尔看着我们放松的样子……

玻尔 怎么了么？

奥本海默 他搞错方向了。我们领先了。加上你帮忙……

玻尔对着泰勒和其他人——

玻尔 先生们，能让我单独和奥本海默聊聊吗？

他们出去了。玻尔盯着那些玻璃珠，转向我……

玻尔 我来这不是帮忙的，罗伯特。我知道你们没我也能搞成。

奥本海默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呢？

玻尔 来和你讨论战后怎么办。你们释放出的强大力量会永久抹除纳粹的存在，但世界还没做好准备。

奥本海默 对石板下的蛇毫无防备之时就可以揭开压着它的石板。

玻尔 我们必须让那些政客理解这些——原子弹可不只是一个新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新世界。我会在外面做我能做的事情——但你……（指指我）你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给予人自灭力量的那个人。他们会敬畏的，这样你的成果才开始发挥威力。

我记下了。夏洛蒂·塞伯走了进来——

夏洛蒂 抱歉打扰一下，小奥，旧金山有人给你来电话了。

我看着我的表，有点惊讶……看了一眼玻尔，他点点头示意我去接电话。

外景 - 白雪皑皑的树林，洛斯阿拉莫斯——黎明

基蒂骑着马，找到了我的马，停了下来。她下了马，往树林里走……在一个树的树根旁找到了蜷缩的我。我蜷缩在雪里，悲痛欲绝。

基蒂 罗伯特？

她缩下身，手搭着我的肩——我羞愧地看着她。

奥本海默 她父亲来电话……他们昨天看见她……在浴缸里……

切入 - 一个头埋在浴缸里的女人，腿下垫着个垫子……

基蒂 她是谁？

奥本海默 她吃了药，留了遗言……没签字……她吃的是巴比妥……

切入 - 塔特洛克跪在浴缸前，吃了药，平静地将头埋进水里……

奥本海默 但她血液里有水合氯醛……

切入 - 戴手套的手把塔特洛克挣扎着的脑袋摁在水里……

我挥灭这幅景象……

奥本海默 至少还有遗言。

基蒂 是琼·塔特洛克吗？

切入 - 裸着的奥本海默对塔特洛克摇头。

奥本海默 我们曾经在一起啊——她说她需要我……但我给她说我不会再见到了。都是我的错。

基蒂扇了我一巴掌。我透过泪水，抬头看她……

基蒂 你不能犯了罪就让我们都为你遗憾，因为已经出事了。（站起身）振作起来，这里的人还都指望着你呢。

内景 - 报告厅，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空洞地看着屋里的一切——鱼缸里装满了玻璃珠。唐纳德，班布里奇，费曼看着其他人争吵。

霍宁 塞伯，我不要因为钚的放射性就辞掉工作！

塞伯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辐射怎么影响你的生殖系统啊——唐纳德帮帮我啊——

唐纳德 你自己看着办吧，哥们。

霍宁 （对塞伯）你的生殖系统暴露面积可比我的大吧。

基斯雅科夫斯基 内爆装置还没着落呢。

内德梅耶尔 凡事按部就班，别什么都催，小奥说说话啊。

基斯雅科夫斯基 这边说在催了，那边也在奋力干——能不能专干一件事，哥们？

贝特 泰勒一点忙都帮不上——我催内爆计算结果都催了几周了——

泰勒 福克斯能干啊——

福克斯 我确实可以。

贝特 这是给你的活啊，泰勒！

泰勒 我在研究啊——

贝特 你还研究你那氢弹，我们现在又不搞那玩意！

泰勒只想离开。他走过我身边——

泰勒 我可不想给他工作。

贝特 他走让他走。跟个小丑一样——

塞伯 我挺同意。他别在洛斯阿拉莫斯待了。

我叹了口气，起身清清嗓子——

奥本海默 吉斯蒂，你干内德梅耶尔的活。塞斯，我把你调去研究钚。莉莉，你去给吉斯蒂干活吧。（看了一眼）因为他需要你。（向福克斯）福克斯，你干泰勒的活——你就只搞内爆装置就行了。

我向门口走去——

奥本海默 没人会离开洛斯阿拉莫斯。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泰勒被门岗挡住了。我走过去。我们在街上面对面，像西部决斗者一样。

泰勒 他们不让我过去。

奥本海默 是我不让你过去。别管汉斯，也别管裂变。在这干你想干的，聚变、氢弹什么的。我和你讨论——

泰勒 你根本没时间和我讨论。你现在成一个政治家了，罗伯特。你很早就干物理了。

奥本海默 一周一次，一小时，就你和我。

泰勒想了想，点点头，面向门岗——

泰勒 妈的赶紧把杆升起来。

罗布 （画外音）所以，氢弹在你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就已经在你的监视下

开展研究了……

内景 - 2022 号房, AEC——白天

罗布 ……但是, 战后你却否定它可行。
奥本海默 我没有, 我只是指出了技术实现起来有难度。
罗布 你未在苏联试爆之后的那场 AEC 会议中封掉这个么?
奥本海默 没有。
罗布 但 AEC 的意见是这样, 不是吗?
奥本海默 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

内景 - 酒店会议室——夜晚 (彩色镜头)

我, 布什, 尼科尔斯 (平民身份), 拉比, 费米, 斯特劳斯和其他人。

奥本海默 (画外音)……的最佳回应。

布什 杜鲁门想搞点事……

拉比把圆规打得更开……

拉比 一个氢弹是同重量核弹威力的一千倍。

他在莫斯科那边画了个圈……

拉比 氢弹造出来就是用来攻击那几个大城市的。

然后他又围着圣彼得堡画了个圈……

拉比 这就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而是种族灭绝式武器。

斯特劳斯 你在这边画点我看看。

他指了指美国……

斯特劳斯 先在这边画吧……(乱指了指)就纽约吧。

我听着他们交谈, 脑中浮现出那无数脚步声……

费米 这东西就只能用来打人啊, 一点防御效果都没有。

斯特劳斯 但是有威慑力。

布什 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核弹还不够有威慑力吗?

我脑中那脚步声越来越聒噪……

拉比 十尺水花和万尺水花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东西早就可以把苏联弄垮了, 他们也知道。

切入 - 脑中那脚步声越来越快……

斯特劳斯 但现在他们能把我们灭了。

……脚步声失去了韵律, 变成了纯粹的噪音……

斯特劳斯 先生们, 我得问问你们什么时候谈点正事? 罗伯特?

我闭上眼, 挥去那副景象——脚步声停止了——

奥本海默 战时泰勒的设想总是很天马行空。

劳伦斯 但氢弹能造啊, 小奥。你自己心里清楚的。

奥本海默 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押在这上面。

斯特劳斯 那你怎么让杜鲁门安抚美国民众?

奥本海默 国际间核能管制。

斯特劳斯 你是说搞个全球政府?

奥本海默 不就是 UN, 罗斯福那会就想搞了。

斯特劳斯 我是说杜鲁门该怎么办。时代变了, 现在是共产主义威胁我们了。

奥本海默 路易斯，我们造氢弹的话，苏联就也会不顾一切地造他们的氢弹。
斯特劳斯 那有没有可能他们现在就开始造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小间谍早就给他们传信了？
奥本海默 我都说了没间谍！
布什 先生们，回到正题吧。
奥本海默 我的建议是给苏联说我们不搞氢弹，以获取他们相应的让步。
斯特劳斯 主动把这计划供出来是吧。
奥本海默 你不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吗？
布什 在这一点上，我想让顾问团成员们私下探讨一下，最后再得出我们的结论。

斯特劳斯点点头，站起身，屋里面不少人也都走了。

斯特劳斯 你不应该这么想，罗伯特。
奥本海默 路易斯，我们是顾问委员会，我们只提供建议。
斯特劳斯耸耸肩。劳伦斯和尼科尔斯也走了。伯登走了过来。
伯登 奥本海默博士，我是威廉·伯登——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
奥本海默 哦，好好好。
伯登 战时我是个飞行员。我记得有天晚上，我做完突袭返航的途中，我看到了一幅极震撼的景象——就像个彗星——

切入 - 伯登飞过夜空……

伯登 那是个往英格兰飞的 V2 火箭——

一个火箭飞过去，撕裂了黑暗……

伯登 我不敢想如果它是个核弹头导弹，要爆发多大能量……

切入 - 导弹穿过云层

我听到无数脚步声……

切入 - 很多脚踏着地板，越来越快

我好像看见了未来……

切入 - 无数导弹穿越云层……

我看着地图，拉比画的那些源泉如同池水上的涟漪泛散开来……

奥本海默 我们努力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伯登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离开了。费米和布什还在这里。拉比向我这边靠过来。

拉比 小奥，别和斯特劳斯做对。

奥本海默 上层会听我的。

拉比 你对他们来说是个先知，而斯特劳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讲的都是他们想听的。

奥本海默 他们会听先知的話的。

拉比 先知可一次错都不敢犯。

参议员麦基 （画外音）你没指控奥本海默阻挠氢弹计划吗？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斯特劳斯 我可不用阻挠这类词。

参议员麦基 那伯登是吗？

斯特劳斯 我想是的。

参议员麦基 伯登先生怎么就能写出来一篇这么细致的指控？他早就不是政府雇员

了，然而他好像能看到奥本海默的所有文件。是尼科尔斯给他这些东西的吗？或者 AEC 的其他人呢？

斯特劳斯 你好像跑偏了，不论如何你有点言重了，参议员先生。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白天（彩色镜头）

天下着雨。我骑着马穿过郊区，看到了邮筒上贴着个传单——“小东西对人类文明影响的大讨论——BLDG T31 周日，上午 11 点”

内景 - 加速器设施，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进屋看到了 40 个科学家。霍宁在讲话。

霍宁 德国人要投降了，日本人也快输了。法西斯对人类来说不是威胁了，而我们的研究成果却成了威胁。

有人看见我了。

奥本海默 希特勒死了，但日本人还在打。

大家都看着我……

霍宁 他们的失败板上钉钉了。

奥本海默 你如果是个打日本的美国大头兵呢？我们能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莫里森 我们怎么能对人类用这种东西呢？

奥本海默 我们是理论学家——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未来，这个画像令我们惊慌失措。但敌人、世界不会因此而恐惧，除非他们真正见识过了。世界知晓洛斯阿拉莫斯释放的怪物之后，就会前所未有的迎接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一种罗斯福一直梦想着的国际间协作的和平。

有些人点点头，会场一片掌声……

切入 - 鱼缸玻璃珠满了……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和格洛夫斯走在大街上。

奥本海默 有进度了。

格洛夫斯 你觉得两年投十亿值不值？

奥本海默 这不好算吧。

格洛夫斯 哪不好算，算算我们花多少不就行了。（指指）还有“社区免费接生”……第一年生了八十多个孩，今年第一月就生了十个。

奥本海默 我搞不了计划人口，将军先生。

格洛夫斯看到怀孕的基蒂走了过来——

格洛夫斯 那可不是嘛。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的山谷——白天

内爆装置震撼山谷。格洛夫斯，福克斯和我探出头——基斯雅科夫斯基和霍宁跑到装置旁边——

基斯雅科夫斯基 成了！

我从防事墙的墙头拿起我的烟斗，我们走出了掩体……

格洛夫斯 赶快造两个能用的，给我说个准数。

奥本海默 九月——
格洛夫斯 不行，七月——

基斯雅科夫斯基挥着一条纸带——

基斯雅科夫斯基 真成了，哥们！

奥本海默 八月行不行——

格洛夫斯 必须七月——

奥本海默 七月做实验，行不。

福克斯把烟斗递给我，我抖掉上面的灰……

奥本海默 我弟弟得过来。（望向四周）弗兰克很了解这片荒漠。他早就不搞政治了——他给劳伦斯打了两年下手了。

切入 - 镜头飞越荒漠，弗兰克和一个陆军军官站在吉普车旁。

格洛夫斯 给测试起个名吧。

奥本海默 （想了想）“三圣合一的上帝啊，敲打我的心”。

格洛夫斯 啥？

奥本海默 三位一体。

切入 - 一个铁塔在荒漠中伫立起来……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罗布 所以你坚持要你弟弟去那里，而你弟弟弗兰克还是个已知的共党——

奥本海默 前共党——

罗布 哦，你把一个已知的前共党调到美国最为机密最为重要的防务工程里？

奥本海默 我相信我弟弟。

罗布 你觉得你的判断很准确吗？

外景 - 掩体——白天

我、格洛夫斯、福克斯和弗兰克在掩体后看着基斯雅科夫斯基和霍宁调着爆炸装置。福克斯头埋得更低了一点。

基斯雅科夫斯基 大家准备好没……？

基斯雅科夫斯基引爆炸弹，引起了非常大的爆炸，铁塔也震颤着，传开一阵极强的冲击波……冲击波把碎片震到掩体上……

格洛夫斯 我希望你们有点收获。

弗兰克 我们反正知道还得做很多事……

格洛夫斯 赶紧搞清楚，快点。（朝我）我们明天去华盛顿，给上层一个交代。

内景 - 酒店大厅，华盛顿特区——白天

我走过大厅——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那人是希拉德，以及他旁边站着那个戴眼镜的科学家。我瞥了一眼窗外，格洛夫斯还在车上等我……

奥本海默 什么风把你从芝加哥吹过来了，里奥。

希拉德 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核弹就要炸日本了。我们和杜鲁门约了个会，但有人把会议取消了。正好你要去见战事部长——

奥本海默 我们造这东西，不用管它用在哪。

希拉德 历史会评判一切的，罗伯特。我们在芝加哥起草了一个请愿书——

戴眼镜的那个拿出张纸——我一把推开——他退开了——

奥本海默 我不参与。你想说什么，给我说，我给他们说——
希拉德 我想说什么？德国没了。日本也撑不了了——
奥本海默 你怎么知道？你和爱因斯坦把我们搞到这项目里，你们不是给罗斯福写信了——
希拉德 我说的是用于打德国。
奥本海默 武器造出来可不是这么用的，希拉德。
希拉德 小奥啊，你得帮帮忙。
奥本海默 费米和劳伦斯都要参会——
希拉德 你又不是他们。你是整个科学界最伟大的推介者——在任何事上，你都能说服任何人，就连你自己也可以被自己说服。

内景 - 战事部长的办公室——白天

我挨着费米坐在沙发上——格洛夫斯，劳伦斯和布什坐在椅子上。战事部长史汀生主持着会议。军委，科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在这屋子里。

史汀生 针对东京的轰炸消灭了十万日本人，大多都是平民。我现在担心没人支持我们投炸弹。
马歇尔 珍珠港事件以及三年的太平洋战事可是让我们收获了不少美国民众的支持。
史汀生 能支持我们丢原子弹吗？
费米 说真的，原子弹可能还没轰炸东京造成的伤亡多。
史汀生 大概是多少呢？
布什 中等大小城市的话，差不多两三万伤亡。
奥本海默 但别低估核弹爆炸带来的心理冲击……一万英尺高的火柱，方圆一英里的致命辐射……这还就一个核弹，才一个，从不显眼的一架 B-29 上面投下来……核弹展示的不是人力，而是神力。

格洛夫斯仔细监视着我在屋里的一举一动……

马歇尔 是真的话那就太好了，二战就结束了，咱们的士兵们就能回家了。
史汀生 战争就结束了。
奥本海默 有可能以后都不会打仗了，前提是我们得保有道德优势。

格洛夫斯意识到了话题的转变。

史汀生 怎么说？
奥本海默 如果我们一点都不给盟国说，他们就会认为这东西就是个威胁。大家都开始搞军备竞赛了。
马歇尔 那我们能给苏联说多少？
布什 保密不能阻止苏联掌握原子能。

一个政客，拜恩斯，礼貌地清清嗓子——

拜恩斯 我听说他们可没铀。
布什 你们被误导了。苏联人造核弹迟早的事。
劳伦斯 为了保持领先，我们得在战后全速推进曼哈顿计划。
奥本海默 我讲句话，史汀生部长。这计划里面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这么想。其实，现在我们或许该想想有没有其他选择——
格洛夫斯 曼哈顿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某些保密不周的和疑似对国家不忠诚的科学家干扰，甚至还有人想给总统讲话。

我闭嘴了，格洛夫斯盯着我。

格洛夫斯 我们现在就要投原子弹，并且如果可行的话，要让这些个科学家与这个项目隔断联系。你会不同意吗，博士先生？

我看到了格洛夫斯的怒火，一点话也没说……点了点头。

马歇尔 既然苏联搞核弹不可避免，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核心科学家带过来交流交流。

拜恩斯 杜鲁门总统可不想让斯大林掺和这件事。

史汀生 给他讲讲现在进度，并且让他只讲用于战争，不给斯大林讲别的。七月的波茨坦会议是杜鲁门最后一次机会了，会前能把炸弹造出来吗？

格洛夫斯 当然可以，我们会在会前试爆。

史汀生 然后日本怎么办？

奥本海默 试验成功的话，八月能造出来两个核弹。

史汀生 炸军事设施？

奥本海默 都不够大。

柯南特 炸个军工厂吧，旁边有工人居住区的那种。

费米 我们要不要给日本打个预防针？别损伤太多平民。

空军军官 那他们得反抗到底了，是我开飞机又不是你开。

布什 如果给他们说了，但是没炸成，那日本就再也不可能投降了。

劳伦斯 那没有别的方法给日本说这炸弹有多离谱吗？他们就不投降吗？

格洛夫斯 我们不仅要用物理方法，并且还要用两次。第一次炸让他们看看这东西威力多大，第二次炸让他们看看是他们先投降还是我们继续炸。

史汀生 我们有 12 个备选城市。呃，11 个，我把京都划掉了，因为京都对日本人民来说文化意义比较重要。

史汀生察觉到了屋里人们的一丝疑虑。

史汀生 算了，先生们，简单来说，日本人一日不被侵入国土一日不投降。如果真的入侵，美国人和日本人都牺牲很多。其实用原子弹反而阻止了更多牺牲。

外景 - 铁塔脚，三位一体实验地点——白天

弗兰克带着我和格洛夫斯看了看选地规划……

弗兰克 这个地方算原点，观测点在一万码开外的正北边、南边和西边各有一个。

奥本海默 引爆开关在哪？

弗兰克 南边那个。基地在南边十英里开外。然后还有一个远观测点在那边的山头，离这里二十英里。

我指了指那群在塔下挖着壕沟的人。

奥本海默 他们在干什么？起爆线早都埋好了吧。

弗兰克 空军让弄个 B-29 的跑道灯。

奥本海默 和 B-29 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塔上起爆啊。

弗兰克 他们想测测安全距离。

格洛夫斯 太危险了。

弗兰克 总比光看数据一次不实验就丢到日本好。

奥本海默 随他们便吧——十五号必须要爆。

弗兰克 十五号？！不行——

弗兰克看到了我的表情——

弗兰克 行，十五号就十五号。

内景 - 理论部门，报告厅，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给各部门领头人讲了讲计划。

奥本海默 我会在南部观测点，和弗兰克还有基斯雅科夫斯基在一块。你们其他人
都去基地观测点，远观测点或者西部观测点。

切入 - 我走进塔下的驻扎地——炸弹的铀壳被一队科学家围着……

贝特 安全吗？

奥本海默 那是你算的安全距离。

拉比 看看算的准不准咯，真的。

切入 - 炸弹被吊进塔里……

泰勒 辐射云怎么办？

奥本海默 如果高空无风的话扩散差不多两三英里就没了。各地都有撤离措施，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有个便于观测的好天气。时间定了，就在十五号晚上九点爆。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

奥本海默 硬性要求，没法改，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赶快提。

贝特 再做个内爆实验吧。

基斯雅科夫斯基 又不费事。

奥本海默 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声雷鸣——

外景 - 奥本海默的屋子，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白色床单在风中疯狂飘摇……基蒂不情愿地放下杯子，出来把床单收走……正好看见了一辆吉普车向门口驶来，车里还有武装守卫……

我下了车，拿了个过夜用的行李包。基蒂手搭着晾衣绳，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我。

基蒂 开始了吗？

我看着翻腾的床单，瞥了一眼警卫……

奥本海默 我会传信的。如果一切顺利……我就说“收起床单”。

她点点头。我朝吉普车走去。

基蒂 罗伯特？

我转身，看着在床单后的基蒂……

基蒂 一切顺利。

外景 - 山谷，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最后一次试爆实验划出一道巨响……基斯雅科夫斯基和福克斯抬起头……基斯雅科夫斯基严肃地向福克斯展示着纸带显示的结果……

外景 - 铁塔，三位一体实验点——傍晚

最后一个技术人员也走了，我向他点点头，然后自己爬上塔……

我盯着这第一个原子弹的铀壳。它表面布满了起爆线，缠的像面条。又打雷了，我看着那逐

渐迫近的风暴……

外景 - 驻扎地，三位一体实验点——傍晚

很多军用帐篷。那边还有一个疯了似的转动着的风磨坊……

内景 - 驻扎地，三位一体实验点——傍晚

费米在帐篷里面走来走去，催大家下注……

费米 小奥猜炸三千吨当量，泰勒猜四万五千吨……

拉比拿出点钞票——

拉比 我猜两万。

费米 两万吨 TNT……有人猜会不会把大气层点着吗？

科学家们都笑了起来。士兵们面面相觑——“搞什么？”格洛夫斯叫住军队气象员。

格洛夫斯 你是说我们得推迟？

气象员 我是说这样更好。

奥本海默 暴风刮到实验点了吗？

气象员准备对对讲机喊话。基斯雅科夫斯基冲进屋——

基斯雅科夫斯基 小奥——

电话响起——

基斯雅科夫斯基 贝特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内爆实验失败了，但——
我接了电话——

奥本海默 喂，汉斯，他在这。嗯。（挂断电话）他搞错了？

基斯雅科夫斯基 没有。

奥本海默 那我们要放哑炮了？

基斯雅科夫斯基 不是。

格洛夫斯 解释解释。

基斯雅科夫斯基 我解释不清。我就只知道这个炸弹的内爆透镜能用。

奥本海默 我们按了按钮，啥事没有，两年攒的钚都没了。

基斯雅科夫斯基 （伸出手）炸得了，你给我十块；炸不了，我给你我一个月的薪水。
我端详着他。

气象员 试爆点风特别大，目前还没下雨，并且还在打雷。

雷鸣。拉比叫我们——

拉比 气象员，该叫你的人从塔里撤掉了，原子弹要爆了。

气象员笑了笑，然后想起什么似的，抓起对讲机——

气象员 快撤快撤。

奥本海默 （对格洛夫斯）去南边吧，把事干了。

外景 - 铁塔，三位一体实验点——夜晚

最后一批卡车开走了，闪电覆盖着天际线。炸弹就在那里，不受一点闪电的干扰……

外景 - 南部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晚上

格洛夫斯，气象员和我看着暴雨冲刷着荒野……

奥本海默 整个队两天都没睡。现在停了，项目就安全了，几周之后再做实验

格洛夫斯 那就要错过波茨坦会议了。（看了眼表）我得七点前给杜鲁门通风，（对着气象员）时间越来越紧了。天气到底怎么样啊？

气象员 暴雨，暴风，暴雷。

格洛夫斯 妈的到底要多久才停！

气象员 一点停的迹象都没啊。

奥本海默 黎明前就晴了。

格洛夫斯 你怎么知道？

奥本海默 我很了解这片荒漠，晚上就冷了。刚好到黎明前，暴风雨就停了。

气象员 他说的挺有道理。但往后能推多久推多久吧。

奥本海默 五点半？

格洛夫斯想了想，向着气象员。

格洛夫斯 签名发誓，敢弄错了我就绞死你。

内景 - 小屋，南部观测点——晚上

只有格洛夫斯和我。雨水噼里啪啦敲着地面和屋子。

格洛夫斯 三年，四千人，花了二十亿。干不好，咱们都玩完了。

奥本海默 我赌三千吨当量。再少的话人们就感觉不到它有多厉害了。

格洛夫斯 费米说的那个“点着大气层”是什么意思？

奥本海默 那时候我们得出个结论，核爆引起的链式反应永远不会停止，然后就会把大气点着。

格洛夫斯 费米这还打赌干什么？

奥本海默 黑色幽默吧。

格洛夫斯怔住了。又搭起话茬——

格洛夫斯 就是，按下按钮后，有可能把整个世界弄没？

奥本海默 我们过去三年的研究没有一个支持这个结果的，这事发生可能性很小很小。

格洛夫斯 多小？

奥本海默 差不多零。

格洛夫斯 差不多，零？

奥本海默 （笑了笑）理论计算还能算到什么程度。

格洛夫斯 绝对是零可不可以？

我看了一眼表。

奥本海默 一小时五十八分钟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了。

我听着雨声——

奥本海默 快晴了……

外景 - 三位一体实验点——晚上

射灯照亮铁塔，地上一列灯珠的光亮从夜间荒漠的黑暗延伸到塔底……

外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格洛夫斯和我走在渐缓的雨中。风弱了许多。弗兰克过来找我们。

弗兰克 军队那群人离开起爆点了，来这边，把开关打开……（向士兵们）调头，准备好紧急撤离……

外景 - 南部远观测点——夜晚

基斯雅科夫斯基，军队的人，班布里奇从卡车里出来。基斯雅科夫斯基把地上的开关扳开……

外景 - 驻扎地，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基斯雅科夫斯基和班布里奇下了车，进入了掩体。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班布里奇拿出一个钥匙，开启了点火装置。基斯雅科夫斯基点点头，班布里奇打开了开关。

班布里奇 倒数二十分钟。

外景 - 三位一体实验点——接着上一幕

信号弹划过天空……

外景 - 驻扎地，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拉比，费米和其他人看到信号弹——

费米 倒数二十分钟！

外景 - 山顶观测远点——接着上一幕

一群科学家，包括泰勒、费曼和劳伦斯看到了信号弹——

费米 二十分钟倒数！

专用墨镜分发到每个人手上，费曼却没要，他坐在车里——

士兵 费曼——

费曼敲敲挡风玻璃——

费曼 玻璃能挡紫外线。

泰勒戴着墨镜，还在一片黑暗中涂着防晒霜——

泰勒 那啥挡玻璃嘞？

费曼看着泰勒，又看看他的墨镜，摇了摇头，笑了笑……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格洛夫斯向我走过来——

格洛夫斯 我要去远点那边。祝好运啊。

格洛夫斯和我握手。

格洛夫斯 别把地球炸没了。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片刻之后

我看着班布里奇站在引爆按钮旁边。

奥本海默 看着指针，引爆器要是没上电、或者电压掉到一伏之下的话，停止起爆。

班布里奇点点头，像只鹰一样紧张地盯着仪表盘。

外景 - 10 里远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广播报着倒计时——

广播 两分钟起爆……

信号弹升起——

陆军军官 所有人趴下！

观测者们都趴在地上，背对着引爆点。

陆军军官 在你看见山上背景反射的光之前不要转身，然后只能通过滤光玻璃看爆炸情况……

广播 90 秒……

外景 - 20 里远点——继续上一幕

费曼把收音机调到倒计时广播——

广播 60 秒……

劳伦斯挨着费曼坐进车里。这俩人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引爆点……泰勒脸上都是白花花的防晒霜，他调整了一下眼镜……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班布里奇盯着仪表盘……弗兰克和我盯着铁塔……电子管数着倒计时——45, 44, 43, 42……

奥本海默 这事真劳神伤身。

广播 30 秒……

四个红灯亮起——

外景 - 铁塔，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炸弹好像觉醒了，它身上的起爆装置发着嗡嗡声……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仪表盘的指针撇到右边——

班布里奇 上电了！

我戴上墨镜……

外景 - 10 里远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拉比伸着脖子看着四周，脸上遮着滤光片……格洛夫斯和布什握手……

广播 ……18, 17……

外景 - 20 里远点——继续上一幕

费曼的视线穿过挡风玻璃，泰勒看着地平线那边……

广播 ……12, 11……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十秒倒计时的时候警报声响起——班布里奇还在盯着指针，指针颤来颤去——班布里奇的手

颤抖着——到最后指针稳定了下来……

广播 10, 9, 8……

弗兰克和我的视线穿过墙上的观测点……

广播 ……7, 6, 5……

基斯雅科夫斯基冲出掩体——

外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然后走上路堤，远远地盯着铁塔发出的微光……

广播 ……4, 3……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我直直地盯着……

广播 ……2, 1……

班布里奇死死盯着指针，直到倒计时到——

广播 0。

我停止了呼吸——刹那间——

静谧的光，如同正午太阳一般耀眼。

外景 - 10 里远点，三位一体实验点——接着上一幕

拉比感觉好像天亮了——他转过身对着光源，通过滤光片看到了那灼眼的白光……

外景 - 20 里远点——接着上一幕

劳伦斯那会还在下车，费曼受不了那瞬间的强光，闭上了眼……这些远点观测的人呼吸都静
止了……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我现在只能听到我激动的呼吸声，光渐渐放过了众人的双眼，让位给一个巨大的火球，那火
球也如同太阳一般耀眼，但比太阳大很多……我把眼镜拽下来……看着那翻腾着的腥红肆意
柔展着来自地狱的邃影……如同一只擎向空中的魔爪……

我挚爱的亲友和敌人们呐——

奥本海默 （画外音）现在我将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之后就是一生爆裂大脑的巨响！……

我被冲击波震荡的空气和尘土击打着——

如同亿万雷鸣滚滚，那震碎耳膜的巨响——

外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基斯雅科夫斯基被震飞了……

内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那无光的惊雷所引起的波荡，将那致命的美景夺取，接着播撒着恐惧……我浑身颤抖着，我
见那死亡的层云终于攀登到了天空的最高峰，它心脏的烈焰暗沉如地狱血色……尘云迭起，

噼啪作响，显出了隐隐紫色……

巨响隐作辽远隆隆，夜色重回荒漠。弗兰克转向我——

弗兰克 （无神地）成功了。

我点点头，屋里响起了欢呼声……

外景 - 10 里远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继续上一幕

一些被震住的人小声讨论着，之后人群中响起阵阵掌声……再然后就是疯狂的喝彩声、鼓掌声，还有人在跳舞……在这么多人中间，拉比还在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外景 - 20 里远点——接着上一幕

欢乐的喝彩声……泰勒也笑了……费曼拿出手鼓，跳上卡车顶……人们随着他打鼓地节奏跳舞，黎明此时也悄然来临……

外景 - 南观测点，三位一体实验点——接着上一幕

基斯雅科夫斯基抓住我给了我个大大的拥抱——往后靠了一下——伸出手要钱。我打开钱包，皱皱眉——钱包里一分钱也没有——

奥本海默 我挺擅长干这种事的。

基斯雅科夫斯基大笑了起来——

基斯雅科夫斯基 哈哈，那当然，那当然！

外景 - 10 里远点，三位一体实验点——片刻之后

拉比还在人群中间怔着，他看见一辆车停了下来。我从那车上下来，妈的像个大名人走红毯一样——人们看见了我……大家都非常激动……

格洛夫斯转身对助理说——

格洛夫斯 现在给波茨坦那边打电话。

我向格洛夫斯点点头，穿过一片喜悦的庆祝之海，找到了塞伯……

奥本海默 给基蒂发消息……

塞伯有点困惑——

塞伯 我们啥也不能说啊——

奥本海默 就给她把床单收了。

塞伯笑了笑。我看见格洛夫斯打着军用电话——然后我就被大家举起来了……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屋子，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基蒂还在给孩子们喂饭，只能用肩膀夹着电话——

基蒂 久等了。诶，夏洛蒂，说吧。

夏洛蒂 呃，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给你讲把床单收进屋。

基蒂愣住了，电话顺着她的肩膀滑了下来……

夏洛蒂 基蒂？基蒂你还在吗？

基蒂笑了笑，泪水在眼里打转。一切都结束了。场景淡出。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和空军军官谈着话，他在那边看管着设备的运输——

奥本海默 如果引爆点距离地面太高的话，威力就不太够——

空军军官 是这样，奥本海默博士，这里我们已经接手了。

我看着炸弹被货车箱门盖住。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格洛夫斯站在我旁边，和我一块看着货车装车……

奥本海默 杜鲁门给斯大林讲了吗？

格洛夫斯 “讲”不至于，他只说了我们造了个很厉害的武器，然后斯大林希望我们好好地把这个东西用在对付日本这件事上。

奥本海默 就这？

格洛夫斯 罗伯特，我们底牌都亮出来了。现在轮到他们了。

我有点沮丧，把烟扔到地上踩灭了它——

奥本海默 你们六号炸是吧？

格洛夫斯 主要看太平洋战区的上层怎么决定。

奥本海默 我要和你一起去华盛顿吗？

格洛夫斯 跟我去干什么？

奥本海默 那……你会通知我的对吧？

格洛夫斯转身准备离开——

格洛夫斯 那当然。（回头看了一眼）尽我最大努力吧。

我望着格洛夫斯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卡车驶过，泰勒站在那边，他走过来，目送那个卡车离开……

泰勒 如果日本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话，他们会投降吗？

奥本海默 我不知道。

泰勒 你读了希拉德的请愿书吗？

奥本海默 看了。希拉德哪懂日本人。（我看着泰勒）你不签吧？

泰勒 有很多人都签过了。

奥本海默 爱德华，事实是，我们造了这东西，不代表我们比其他人有权利和责任去决定它怎么用。

泰勒 但我们是极少数知道这个的一批人。

奥本海默 我给史汀生讲了科学界很多不同的看法。

泰勒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着另一辆卡车驶离……

奥本海默 这东西用过一次，核战争，或者各种各样的战争，我都不敢想会成什么样。

泰勒 除非某个人造出来个更厉害的。

内景 - 奥本海默的屋子，洛斯阿拉莫斯——夜晚

基蒂走下楼，看见我在餐桌旁坐着。电话摆在我前面。

奥本海默 他们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

基蒂 今天才五号。

奥本海默 日本时间是六号。

内景 - 奥本海默办公室，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在办公室里踱步，心里非常乱。

奥本海默 夏洛蒂？再试试给格洛夫斯打电话。

夏洛蒂 杜鲁门在全国广播——！

我冲过去——

内景 - 门厅，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接着上一幕

夏洛蒂调着收音机频率——

杜鲁门 ……十六小时之前，一架我国的飞机在广岛上空丢下了炸弹，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内景 - 办公室，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弗兰克还在处理着文档，收音机的声音响起来——

杜鲁门 这个炸弹的威力相当于两万吨 TNT 爆炸……

内景 - 走廊，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弗兰克和其他很多人都涌到走廊，大家都很震惊……

杜鲁门 这是个原子弹，它能够释放宇宙中最基础的力量……

弗兰克听见了欢呼声和敲打声——是由窗外的士兵们敲垃圾桶盖传来的。弗兰克和科学家们挤出了一点笑容，互相握了握手……

内景 - 奥本海默办公室，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听着广播——

杜鲁门 这种支撑太阳燃烧的力量在地球被释放出来，去抵抗那些给远东带来战争的侵略者们……

夏洛蒂 格洛夫斯打一号线！

我接了电话……

格洛夫斯 我为你和你带领的这些人感到骄傲。

奥本海默 进展很顺吗？

格洛夫斯 只能说那是个掷地有声的成功。

奥本海默 这里的人都很开心，毕竟道阻且长啊。

格洛夫斯 我认为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你当洛斯阿拉莫斯的负责人。

我慢慢放下电话……

杜鲁门 我们花了二十亿美元……

外景 - 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我很轻松地走着，脑袋晕乎乎的……

杜鲁门 ……在这个史上最豪爽的科研赌博中，并且成功了。

号角吹起，士兵欢呼……人们向我招手……我朝他们点点头……

内景 - 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夜晚

不停歇的、激动的人群挤在观众席上，好像在举行校园动员大会……

内景 - 大厅，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基蒂上前整了整我的领带。我们听见了那无数脚踏声……

内景 - 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按捺不住兴奋的人群开始一齐踏脚……

内景 - 大厅，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接着上一幕

我走过看台，看到了无数人在我眼前一齐踏着地板……我离看台越近，那脚踏声越快……脚踏声越来越快，失去了原来的节奏，变成了噪音……

我举起手，好像打了胜仗——人群欢呼……

奥本海默 世界会记住这天的。

欢呼声更大了……

奥本海默 现在还不知道炸的怎么样……

人群还在欢呼，但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见……

奥本海默 但我能肯定日本人绝对不喜欢这个——

欢呼。欢呼。欢呼。但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着那一个个兴奋的脸，而只能听见我的呼吸声……我继续说——

奥本海默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人群好像疯了一样，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到椅子划动的声音，以及人们挪着脚的声音。鼓掌也没声音，嘴张开也没声音……我继续讲——

奥本海默 我还挺希望能及时造出来去敲打敲打德国人……

欢呼着的人们站了起来，我还是只能听到一片寂静……

我失神地盯着他们，迫切地想听到点什么，然后——

尖锐的惨叫，那不是欢呼声，如同刺穿明窗的日光——越来越聒噪——

我的视线像针刺一样扫过那些尖叫着的、欢呼着的、张的硕大的嘴——

然后就是巨响！亿万惊雷滚滚发出的致聋的巨响——

我看到尸片从微笑的年轻的脸上剥落下来……我看到那团腥红的火球翻腾着，我还看到那魔爪伸向高空……我看到成堆的尘埃降落在人群中……

内景 - 同样——片刻之后

我在一片沉默中走过移动着的庆祝着的人海，有人在观众席后鼓掌，有人在互相亲吻……我向人们点点头，好像尸体一般空洞地微笑着……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大笑着……我突然踩到了什么，低头一看，脚踩进了一具烧焦的尸体里面……我抬头，挥掉了这幅景象……我看到年轻情侣在台下亲热，一只手搭在衣服上……我又看到那个年轻女人，但她现在却在无尽地哭泣……

内景 - 大厅，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我走过人群……我看到一个年轻人靠着墙坐着，哭泣着，旁边一个女人在安慰他……

外景 - 大厅，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上一幕

我离开屋子，狂欢人群跑过我身边，他们非常开心……我转身看见一个年轻的物理学者，弯着腰……

我走过他，他烦躁地抬起头，嘴边都是他的呕吐物。

黑场淡入。

内景 - 大厅，椭圆办公室，白宫——白天

我什么都没想，一身正装，盯着眼前的茶几——《时代》周刊——我是封面人物——“原子弹之父”。

助理 奥本海默博士？

一个助理温和地踏着高跟鞋走了过来，指了指杂志封面。

助理 拍的不错。

我抬头看了看她，面无表情。

助理 你现在可以去见杜鲁门总统了。

内景 - 椭圆办公室——继续上一幕

杜鲁门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和我握手——

杜鲁门 奥本海默博士，很荣幸见到你。

奥本海默 你好，总统先生；你好，拜恩斯部长。

拜恩斯点点头，坐了下来。我也就座。杜鲁门靠着桌子。

杜鲁门 现在你是世界名人了，感觉怎么样？

我没想过。

杜鲁门 你拯救了很多美国大兵的生命。我们在广岛干的——

奥本海默 以及长崎。

杜鲁门 嗯？

奥本海默 广岛，和，长崎。

杜鲁门 对对。你的发明让我们的大兵们回了家。美国欠你个大人情啊。

奥本海默 不只是我的发明。

杜鲁门 但是你的脸在《时代》封面上啊。（指指拜恩斯）吉姆来这里给我讲过了，你好像担心我们和苏联搞军备竞赛？

奥本海默 呃，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该搞国际间原子能合作了，我担心——

杜鲁门 你知道苏联什么时候会造出来吗？

奥本海默 我不敢说一个明确的——

杜鲁门 永远不可能。

我看着他，心里写满了疑惑……

奥本海默 总统先生，苏联有很多很厉害的科学家，也掌握有很多资源——

杜鲁门 很多资源？我不这么觉得。

奥本海默 他们会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

我说不下去了。

杜鲁门 我听说你要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了。那我们要准备怎么处理那个地方？

奥本海默 拆了之后，返还给当地人吧。

杜鲁门大笑。但我是认真的。杜鲁门看了眼拜恩斯，想让他讲两句。

拜恩斯 奥本海默博士，如果你所想的，苏联会搞出来炸弹，是真的，那我们应
该继续建设洛斯阿拉莫斯，而不是拆了它啊。

我转了一下手，非常不安……

奥本海默 总统先生，我，我感觉手上沾染着鲜血。

杜鲁门换了种眼神看着我，从胸袋掏出白净的手帕，递给我——

杜鲁门 广岛和长崎的人，你觉得他们谁会管这东西谁造的？他们只管谁扔的。
炸弹是我扔的。广岛死的人和你无关。

杜鲁门向拜恩斯比划了一下，他们都起身。我也站了起来，身上都是鸡皮疙瘩。我转身离开，
听到了——

杜鲁门 别让那个小屁孩再来见我了。

椭圆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斯特劳斯 （画外音）罗伯特发现自己担心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

内景 - 大厅，椭圆办公室，白宫——继续上一幕

我走过去，杂志封面上的那个人脸好像在盯着我……

斯特劳斯 （画外音）我见到他那会儿，他就完全接受了“原子弹之父”这个名
号……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坐着，和参议院助理交谈。

斯特劳斯 他用自己的履历影响着美国政坛……

切入 - 《生活》杂志——奥本海默，美国原子能第一人……奥本海默被一众闪光灯照着……
奥本海默和基蒂在一处老庄园里面拍照……

斯特劳斯 但总的来说——尤其麦卡锡主义盛行之后——他知道他有漏洞。他弟
弟被美国所有大学都划入了黑名单里面……

切入 - 弗兰克在科罗拉多的某处牧场工作……

斯特劳斯 洛玛尼兹只能去铁路部门铺铁路……

切入 - 洛玛尼兹奋力敲着锤头……

斯特劳斯 希瓦利埃被流放走……

切入 - 希瓦利埃带着买来的东西，走过法国某个老庄园的鸡群……

斯特劳斯 但没有谁能阻止罗伯特敦促政咨委落实武器管制，而不是让他们搞氢
弹……

切入 - 标题——杜鲁门官宣氢弹计划……

内景 - 聚会厅，广场酒店——晚上（彩色镜头）

我手里拿着酒，看着一群人给斯特劳斯唱生日快乐歌。鲁斯·托曼在我旁边盯着报纸。

鲁斯 我想理查德想的受不了……

我同情地看了一眼鲁斯。

鲁斯 但我隐隐觉得他现在看不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挺不错的。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她放下酒杯，离开了。

斯特劳斯 罗伯特，我儿子和儿媳想见见原子弹之父……

斯特劳斯和他儿子还有儿媳站在一起——我瞥了一眼他们，举起酒杯，背过去。斯特劳斯感
到被无视了。那对情侣尴尬地走了。

斯特劳斯 现在见你不太合适吗？
奥本海默 你觉得呢，路易斯。
斯特劳斯 我觉得对你打击挺大的——
奥本海默 对世界来说打击都很大。
斯特劳斯 和整个世界有什么关系？福克斯和整个世界有什么关系？
奥本海默 福克斯？那个克劳斯·福克斯？

斯特劳斯担忧地看着我……

斯特劳斯 你还没听说啊。克劳斯·福克斯，就那个内爆项目组的英国科学家。

切入 - 福克斯将烟斗递给奥本海默……

斯特劳斯 他是苏联间谍，从始至终都是。我挺遗憾的，罗伯特，你应该也挺难过的。（指指吧台）再来一杯吧，我请客。

斯特劳斯离开了，我僵在那里。

斯特劳斯 （画外音）福克斯的间谍行动被曝光之后，上面加紧了对罗伯特的监视。他知道自己电话被监听了，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 他走哪都会被跟踪……

切入 - 奥本海默开着车，看了一眼后视镜，看到一辆轿车在后面跟着他……

斯特劳斯 他扔的垃圾都要被翻个遍……

切入 - 基蒂从厨房窗户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翻着他们扔的垃圾……

斯特劳斯 但没什么能阻挡他讲出自己的想法。

参议院助理 一个忠于信仰的人。

斯特劳斯 那可不是。他还在想自己的名誉还能保护一下自己。艾森豪威尔上任之后，罗伯特好像看到了机会，他试了试……

内景 - 礼堂——夜晚（黑白镜头）

奥本海默在做报告……斯特劳斯在人群中……

奥本海默 美国，和苏联，像两只困在罐子里的蝎子，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冒的是自己生命之险。关于这个政策我还有很多想讲的东西，但现在说不了。

奥本海默 当一个人知晓不该知晓的真相，无处找人倾诉的时候，有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坦率是唯一的补救措施。华盛顿的官员们只能向公众公布真相，告诉他们敌人在这个军备竞赛中做了些什么。

斯特劳斯注意到有两个将军明显有些不满，他们彼此交换着眼神。

斯特劳斯 （画外音）很多科学家都在责怪我，但我怎么去保护他。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 那是压死他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参议院助理 所以他的安全许可没了。

斯特劳斯 并且他的名声也没了。

参议院助理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是个英雄——并且他早就公开了自己的过去……

斯特劳斯 伯登翻了旧账。

**参议院助理
斯特劳斯** 但伯登怎么能看到奥本海默的档案呢？尼科尔斯给他的权限吗？
我觉得不是他。但不管是谁，都让这股腥风血雨从白宫吹到 AEC 我这里。你们看见没，上面想把奥本海默绕在我脖子上把我勒死。我用尽毕生精力爬到这里——爬到美利坚合众国内阁——然后，现在，这些人把我在全国人民面前打回原形……我真是个卑微的卖鞋人。

顾问 路易斯，别沮丧，我们能赢。

参议院助理 我觉得可以让参议院知道你尽力了的事实，虽然很艰难。希尔会给我们做证词吗？

顾问 他会的。

斯特劳斯 我和他不是很熟，但他是希拉德手下的，他们也不会原谅奥本海默……

内景 - 报告厅，洛斯阿拉莫斯——夜晚（彩色镜头）

塞伯和莫里森用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幻灯片做讲演。

斯特劳斯（画外音）……因为奥本海默没支持他们反对炸日本的请愿书。

我是观众席中的一员。

莫里森 这张照片是爆炸后 31 天拍的。

莫里森 大街上方圆一英里的人都被立即严重灼伤。

塞伯放了下一张。我叹了口气。

莫里森 热浪瞬间袭来，非常迅猛。

塞伯 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说的“穿条纹衣服的人”就是皮肤被烧出条纹状伤痕的人。

下一张幻灯片。我看得不得那景象。我脑海中又浮现出那脚踏声……

莫里森 有不少人觉得自己很幸运没被炸死，从自家废墟里面爬出来几乎没受什么伤。但他们最终还是死了，大概死于几天后或者几周后，都死于爆炸产生的巨量辐射。

外景 - 理论部门，洛斯阿拉莫斯——晚上

我点燃烟斗，泰勒走了过来。

泰勒 你看这写的什么东西了吗？有个英国科学家说核爆不是而战的终点，而是美苏冷战的起点。

奥本海默 哪个科学家？

泰勒 你好像认识他吧，帕特里克·布莱克特。

我想起来——

切入 - 布莱克特啃了一口苹果……

我自顾自笑笑，感慨了一下……

奥本海默 他可能没说错。我们炸的只是一个终将输掉的敌人。

泰勒 罗伯特，你现在影响力巨大。

我看着泰勒。

泰勒 劝劝他们，让他们支持我的氢弹研究。

奥本海默 我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爱德华。

泰勒好像中伤了，看着我。

泰勒 为什么？

奥本海默 我们的资源不是用来干这些东西的。

泰勒 你真这么想吗？

我什么也没说。

泰勒 J·罗伯特·奥本海默，斯宾克司式的原子大师啊。没人知道你怎么想的，你问问你自己知道吗？

奥本海默 （画外音）我希望过几年之后，你们能满怀骄傲地看着你们的成就……

外景 - 富勒小屋，洛斯阿拉莫斯——白天

我发表了离任演讲，格洛夫斯站在我旁边。数千人都在听着……

奥本海默 但那份带着光环的荣耀必须被某些深谋远虑浇一盆冷水。如果核子武器被用在未来的世界战争……那么终将有一天，人们会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它所毁灭的广岛……

奥本海默 全世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否则将会坠入深渊。核子武器已经将这些话语诉说给了全人类，全人类需要做出回应。

山间回荡着阵阵如雷掌声……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和顾问喝着咖啡。参议院助理冲了进来——

参议院助理 抱歉，上将——我出去买了这个——

参议院助理举起《时代》周刊——斯特劳斯是封面人物——斯特劳斯事件，参议院 VS. 总统内阁

参议院助理 挺引人注目的……

顾问透过参议院主力的肩膀看了一眼杂志——

顾问 那页有奥本海默。标题是什么？

参议院助理 “J·罗伯特·奥本海默——斯特劳斯杠上奥本海默……（顿了一下）……但获益的是美国。”

参议院助理感觉很奇怪，盯着斯特劳斯。

参议院助理 这是你昨天说的原话。

斯特劳斯 我们得变个策略。

参议院助理 但你怎么知道《时代》杂志怎么写的……？

斯特劳斯 亨利·鲁斯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参议院助理盯着斯特劳斯，逐渐认识到……

参议院助理 你坐在那，让我给你出谋划策，但你把你想做的都做完了，一直就是这样……

斯特劳斯 要想在华盛顿呆得下去，就得做我得做的。

参议院助理 就得做你得做的，行。你怎么说伯登来着？为什么不隐藏自己是吧。我现在知道了，你借伯登的刀杀人。

斯特劳斯 呵呵。

参议院助理 作为 AEC 主席，你能阅览奥本海默的文件……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坐着做证词。罗布低头看着笔记……

罗布 在战后的几年里，你觉得你对美国原子能相关政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吗？

奥本海默 没有多大的影响。
罗布 真的吗？我们看看你在同位素出口那个会议上的表现吧……你不觉得你一个人把所有其他有异见的专家都给否了吗？
我想起我那次国会作证……

内景 - 国会听证室——白天

屋里充满了笑声……

奥本海默 你还可以用一瓶啤酒。不过事实上啊，你也会用到……同位素没像电子器件那么有用，但肯定比三明治有用。我把同位素放在两者之间那个地位。

屋子里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凑近沃尔普——

奥本海默 我表现如何？

沃尔普向后瞥了一眼路易斯·斯特劳斯——他低着头，有点生气……

沃尔普 有点太好了，罗伯特。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奥本海默 我是发言人，但我代表的是一众科学家的意见啊。

格雷 今天到此为止了。我们明天再会，明天我们会请伊西多·拉比博士过来。

内景 - 酒店房间，华盛顿特区——晚上

我坐在床上，加里森和他的团队浏览着笔记。基蒂在小吧台里调着酒。

加里森 拉比会帮我们的。但问题是泰勒受了多少伯登的影响——

基蒂冷笑了一声，用牙咬开了一个小罐子。

加里森 我说的话很幽默吗？

基蒂 伯登伯登伯登，天天伯登，斯特劳斯才是搞事的那个。

奥本海默 基蒂，是路易斯带我到普林斯顿的啊。

基蒂 之后你在整个国会面前当众羞辱他。

奥本海默 都六年的事了。

基蒂 真正狠辣的小人耐心的像个君子。

加里森 斯特劳斯声明了，他立场中立。

基蒂把瓶子朝我扔过来，瓶子被砸到墙上——

基蒂 认清现实吧！一直是斯特劳斯——你自己心里都清楚。为什么你不反抗啊，他妈的！

她快步走进卫生间，狠狠拍上了门。加里森看着我打扫着碎片……

加里森 我之前都说了，罗伯特，别让她掺这件事——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早上（黑白镜头）

参议院助理盯着斯特劳斯，视线没移开过……

参议院助理 不是尼科尔斯，不是胡佛，也不是杜鲁门手下的其他人——就是你搞的。你把文档给伯登……然后说服他去——

斯特劳斯 伯登不用被说服……

内景 - 尼科尔斯的办公室，AEC——夜晚（黑白镜头）

尼科尔斯在桌后坐着，但斯特劳斯掌管着一切，给伯登说着……

斯特劳斯 别急慢慢来，充分利用这份文档。把你的结论写下来，然后发给 FBI。

伯登 材料什么都说了——我没什么新的可写的。

斯特劳斯 你写的结论就是新东西，FBI 也必须回应你写的东西。

尼科尔斯 胡佛会把这些东西交给麦卡锡吗？

斯特劳斯 （摇摇头）奥本海默比那个跳梁小丑精明太多了。我和胡佛商量好了，他摠住麦卡锡，让你在 AEC 自由发挥。

尼科尔斯 搞个审判庭？

斯特劳斯 不，你不能给奥本海默讲话的机会，你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殉道者。我们需要系统地摧毁奥本海默的信誉，这样他就再也没法对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指手画脚了。

伯登 那怎么干？

斯特劳斯 找个破烂的小房间，远离人们的视野……

切入 - 2022 号房重新开放，屋里尘土飞扬，桌子被慢慢摆好……

斯特劳斯 就是走个简单的官方程序——给他说他 Q 安全许可要更新了。（指指伯登）你把你的指控告诉 FBI……

切入 - 伯登把打好的纸从打字机拿出来，把它装在信封里……

斯特劳斯 胡佛把这个指控送到 AEC……（指指尼科尔斯）你肯定要作出回应。你就写个起诉书……

内景 - 前厅，斯特劳斯的房子——夜晚（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给奥本海默打开门……

斯特劳斯 （画外音）给奥本海默说他的 Q 许可没更新成……

内景 - 客厅，斯特劳斯的房子——晚上（黑白镜头）

尼科尔斯把起诉书交给奥本海默，他坐在沙发上读着。斯特劳斯递给奥本海默一杯喝的……

斯特劳斯 （画外音）但给他一个上诉的机会。

奥本海默将视线从纸上挪开。

奥本海默 我能留一份吗？

尼科尔斯 不可以。

斯特劳斯 你看，罗伯特，起诉书上还没签名。你如果确实要上诉的话，他们会给你发副本的……

奥本海默站起身，神情恍惚。斯特劳斯挽着他的胳膊……

内景 - 尼科尔斯办公室，AEC——夜晚（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 他要上诉的话，我就组织个审查会……

切入 - 格雷为代表的审查员们在 2022 号房就座……

斯特劳斯 然后再给审查会指派个顾问——

切入 - 罗杰·罗布坐下来……

尼科尔斯 检察官？

斯特劳斯 实质上是，但不那么叫。

尼科尔斯 派谁去？
斯特劳斯 罗杰·罗布。
尼科尔斯 够狠啊。
斯特劳斯 罗布会有权限去查看奥本海默的文档的……

切入 - 罗布打开了一本巨厚的黑皮书……

斯特劳斯 格雷他们也会有……

切入 - 每个人面前都有这本黑皮书……

斯特劳斯 但辩护人没有。

切入 - 加里森失神地坐在位子上，盯着其他人翻开一本本黑皮书，但他自己什么也没有……

斯特劳斯 封闭听证——没观众，没媒体，也没举证责任。

尼科尔斯 为什么没举证责任？

斯特劳斯呷一口喝的，对着尼科尔斯笑了一下……

斯特劳斯 不是法庭，不定罪，只否定他的安全许可。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黑白镜头）

奥本海默坐在证人席上……

奥本海默 这篇陈述是一个对我相关方面的生活经历按时间顺序进行的总括……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参议院助理好像吃了苍蝇。

斯特劳斯 你是怎么说的来着？“流程就是这么个流程”？

参议院助理 原谅我的天真。

斯特劳斯 局外人急于赢棋，然后被一步一步吃掉；而大师不会显山露水。

参议院助理 （指指《时代》杂志）那你现在显山露水了。

斯特劳斯 所以现在走的这一步必须破局。

参议院助理 哦。泰勒今天上午过来做证词——对你有好处。希尔今天下午。

斯特劳斯 希尔应该也会对我们有好处。

镜头靠近 一个信封——抬头是 AEC——“尊敬的奥本海默博士……”

斯特劳斯 你看，罗伯特，起诉书上还没签名……

内景 - 客厅，斯特劳斯家——过了一会（彩色镜头）

我将视线移开——彻底被震住了。

斯特劳斯 你如果确实要上诉的话，他们会给你发副本的……

我把信件交回给尼科尔斯。斯特劳斯挽着我的胳膊……

外景 - 斯特劳斯家——继续上一幕

斯特劳斯和气地带我走下台阶……

斯特劳斯 让我司机载你回去，别客气。

奥本海默 我得咨询一下我的律师。

斯特劳斯 当然没问题。但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压不住尼科尔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倍感悲伤，罗伯特。

斯特劳斯像父母送孩子一样，将我领进车后座。

内景 - 斯特劳斯的车——夜晚

我坐在后座，窗外投射过来的阴影一个接一个打在我脸上……

奥本海默（画外音）尼科尔斯想让我回击，他想的是能把一切东西都留下记录……

内景 - 沃尔普的房子——晚上

基蒂和我，坐在沃尔普旁边。

奥本海默 斯特劳斯劝我不要抗诉……

沃尔普 你可以的。明天你的安全许可就过期了。试试吧。

基蒂 那你就承认这些指控了！你工作，名声，历史地位都要没了！我们的房子也会没！罗伯特，我们必须试试。

我看了眼基蒂。点点头。

沃尔普 我是 AEC 顾问，我不能帮你抗诉。我帮你找了洛伊德·加里森。

奥本海默 他很厉害。

沃尔普 是我能找到的最厉害的。但我得警告你……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看着加里森艰难地写着笔记……

沃尔普 （画外音）这场斗争可不公平。

罗布 在 1943 年你和帕什的谈话中，你是否提到了微缩胶卷？

奥本海默 没有。

罗布参考了一眼黑皮书的某一页。

罗布 你是否从没说过“一个领事馆的人会熟练地运用微缩胶卷”？

奥本海默 没有这么说过。

加里森 我想知道罗布先生参考的是哪些资料，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拿到一分副本好让信息对等一下？

罗布 这都是机密文件。

加里森 审查团成员们，我们现在怎么又谈到一些之前没谈过的东西了……我们不应该回到一手资料上吗？

罗布 我拿的就是一手资料。

加里森 什么一手资料？

罗布看了一眼格雷，格雷对他点点头。

罗布 这是那场谈话的录音。

加里森震惊了。我摇了摇头。

加里森 你让我的辩护人坐在那，无意识地给自己作伪证，然后你们一直都拿有原始录音——？

罗布 这儿可没人让你的辩护人自己篡改自己之前的回答。

加里森 篡改？这都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向审查团）我们能听一下这个录音吗？

罗布 加里森先生，你没有相应权限。

我试图结束这场荒谬的对话——

奥本海默 但你在读转述稿啊！

加里森拍拍我的胳膊，让我冷静一下——

加里森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追求真相还是钓鱼执法？如果要追求真相……
加里森指了指这些人面前的黑皮书——
加里森 证据披露在哪里？证人名单在哪里？
格雷 加里森先生，这不是一场审判——这你已经知道了，举证规则在这里不适用。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国家安全问题。
加里森 国家安全问题怎么就能阻止检察团给我们出示证人名单呐？！
格雷看了一眼加里森，板着脸。
格雷 我们待会儿简单休个会吧。
奥本海默 我打扰一下。各位，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说某句话就是转述稿里面的，那我就承认。我已经解释了，我那时候是编了个狗屁不通的故事。
罗布 但你还没有讲得那么细致。你为什么会编一个这么不合适的故事？
奥本海默 因为我当时太傻了。我当时就是想给情报人员提醒一下，但没想到必须把来龙去脉说全。我全都做错了，没有胶卷，那人也不是大使馆的人，项目里也没有那么多人被牵扯进去。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罗布 为什么撒谎？
奥本海默 就是不想揭露那个中间人啊。
罗布 那个中间人就是你的共产党好朋友希瓦利埃吧。
奥本海默 对。
罗布 那他现在还是你朋友吗？
我的视线从洋洋得意的罗布身上，一直扫到满怀期待的审查团身上……
奥本海默 当然还是。
罗布往后靠坐在椅子上，非常满意。

内景 - 2022 号房外的走廊上——白天

奥本海默和加里森在外面休息着。拉比走了过来。

加里森 拉比博士，感谢你的到来。
加里森四周望望，看见罗布和他的团队在讨论。
加里森 （压低声音）你知道检察团找了哪些人吗？
拉比 肯定找泰勒了。（看着奥本海默）他们也去找劳伦斯了。
奥本海默 他怎么说？
拉比 他本来不想去帮他们的……
奥本海默 然后？
拉比 斯特劳斯给你说你和鲁斯·托曼搞外遇搞了好些年了，在你在帕萨迪纳住的时候……

切入 - 在圣诞晚会上我喝了几口鲁斯的酒，理查德这时候刚好进来，拍了拍身上的雪……

拉比 他让劳伦斯相信理查德是因为心里太难受而死的。
奥本海默 无稽之谈。
拉比 你指的哪部分？
奥本海默 心里太难受？理查德就没发现过我们搞外遇。
拉比憋住笑，摇了摇头。
奥本海默 那劳伦斯到底会不会来？
拉比 我不知道。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拉比在做证词。

加里森 拉比博士，你现在的政府官职是什么？
拉比 我是 AEC 咨委会主席，接任奥本海默博士。
加里森 你和奥本海默博士认识多久了？
拉比 从 1928 年就认识了，我很了解他。
加里森 是否了解到可以为其人格、忠诚和人际交往关系担保？
拉比 奥本海默博士是一个品格高洁的人，忠于美国，忠于朋友，忠于他所在的单位。
拉比 我看过他的安全档案了，除了他人际交往这一方面，我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而他过去的人际交往经历不应当成为阻止他继续担任 AEC 顾问的理由。

外景 - 2022 号房外的走廊——白天

我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一瓣橘子放在了我的大腿上——

拉比 吃吧。
我吮了几口橘子。拉比看见劳伦斯从走廊的那头走了过来——拉比站起身——愤怒地盯着劳伦斯。劳伦斯看看拉比，又看看我，转身走了。
奥本海默 怎么了？
拉比 你不用管。

内景 - 2022 号房，AEC——片刻之后

罗布交叉审问着拉比——

罗布 拉比博士，苏联试爆之后，劳伦斯博士在会前去见你了吗？
拉比 你最好直接去问他。
罗布 我就想这么干。他向你谈关于氢弹的事情了吗？
拉比 是的。苏联试爆之后，我们都想做点什么以保持我国的领先地位。
罗布 所以在那时你支持推进氢弹计划？
拉比 不。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担心我们有可能浪费资源。
格雷 你是说奥本海默博士当时就坚定地反对氢弹计划吗？
拉比 不，他觉得聚变计划会影响进度良好的裂变计划。
罗布 但事后证明其实不是那样的，对吗？
拉比 确实，当时确实两件事可以一起做。奥本海默博士一手建立起来的洛斯阿拉莫斯创造了许多奇迹，非常令人赞叹的奇迹。
罗布 容许我再问一个问题，一个纯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委员会对奥本海默博士关于整件事情表述的真实度不太满意的话……你认为是否可以续订他的安全许可？
拉比 如果我是委员会的一员，我就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不会隐匿我对这整个审议的负面观点。
罗布 怎么说？
拉比 他是个顾问——你们就是不想让他继续当顾问。为什么执意指控做出如此伟大贡献的人？看看他的成就吧——我们有一整套的核弹，我们还有一整套的氢弹。你们还想要什么？美人鱼？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满意地听着泰勒做证词。

泰勒 ……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就是来为他的从我认识他一直到现在这么些年里为科学界和科学家们所做出的无私奉献来作证。

主席 谢谢你，泰勒博士。我们现在休会，除非有其他紧急事项。

斯特劳斯 参议员先生，我再次要求获知证人名单。

主席 我只能说我们不总是能提前提供那种东西。但我们确实能给你说午后希尔博士会来这里。

说完这句话后，主席敲了一下木槌……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罗布向审议团发话……

罗布 我们原定的下一位证人，劳伦斯博士，因……结肠炎……而不能到场。我瞥了一眼加里森，他忍着笑——

罗布 所以我们现在请威廉·伯登先生作证。
我看到伯登进了屋。

罗布 伯登先生，在研究过奥本海默博士的档案之后，你是否得出了一些结论？

伯登 嗯。

罗布 你是否将这些结论写成信发给了 FBI 局长 J·埃德加·胡佛先生？

伯登 嗯。

罗布 在写信之前，你是否和 AEC 相关人员讨论过这些结论？

伯登 没有。

罗布 你现在带着信件的副本吗？

罗布的助理分发着信件副本……

伯登 我现在有。

罗布 你可以念一下信里的内容吗？

加里森 请等一下！

加里森举起一根手指，拼命地读着信——

格雷 你打断证人的意图是什么？证人只是要读信。

加里森 主席先生，我们第一次见到这封信——并且我看见了某些陈述，至少有一处，我觉得没人想让它被录进会议记录中——有些指控之前没有提过，同时也不是尼科尔斯撰写的起诉书中的内容。

加里森举起信——

加里森 审议团的观点是现在就要讨论这些内容吗？

我扫到了加里森看到的内容。我眼神黯淡了下来……

格雷 证人的证词绝不会扩张指控。

加里森 为什么仍要视而不见呢？仍要坚持无条件信任证人吗？罗布先生被委员会安排了将证人引入会议的任务，而他引入了一个做了无效指控的证人。

罗布 主席先生，证人在自己的意志下写下了这封信，呈现出的一些证据都是之前会议上已经阐明的证据。他这些结论可以作为有效证词，就如同奥本海默博士的朋友们为他做出的积极证词一样有效。两者毫无区别。

加里森 诉讼人团拿到这个证词多长时间了？
罗布 加里森先生，我不认为我是你交叉审问的对象。
格雷 加里森先生，你现在既然知道审议团都读过这封信了，将这封信记入会议纪要不是更好吗？

加里森什么也没说，沮丧地看着我。

格雷 会议继续。
伯登 “尊敬的胡佛先生，这封信意在陈述我的观点，而我的观点就建立在这几年对手头可获得的机密资料的研究之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很有可能是苏联的一个间谍。”

我将信反过来扣在桌面上，盯着信纸后面的一片空白……

伯登 “以下的结论都有依据。1. 1929 年到 1942 年之间，J·罗伯特·奥本海默很有可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自愿将机密信息供给苏联。
2. 他很有可能自那开始就成为了一个间谍。”

我看着速记员冷静地记下这一切……

伯登 “3. 他很有可能直接听由苏联指挥，去干涉美国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我被摧垮了，我再也不敢抬头看屋里的任何人。加里森起身坐在我旁边。

加里森 对不起，罗伯特。
奥本海默 能有人说出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吗？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和他的律师团就座，主席维持着会场纪律。斯特劳斯看看四周，非常开心。

主席 我们现在请大卫·希尔博士做证词。

斯特劳斯看到一个熟悉的戴眼镜的人，大卫·希尔——奥本海默去见希拉德的时候记笔记的那个科学家，奥本海默还一把抓过他的笔……

主席 希尔博士，你现在可以做陈述了。
希尔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被邀请来为路易斯·斯特劳斯先生做证词。斯特劳斯先生在政府高位干了很多年，并且因他的无私奉献、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享誉。

斯特劳斯瞥了一眼律师，非常高兴。

希尔 虽然我今天在这里表述的是我的观点，不过我相信我所说的大部分观点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想让斯特劳斯先生永远离开政府部门。

斯特劳斯皱了眉头……

参议院帕斯托耳 （礼貌打断）你是指某些科学家因为斯特劳斯在他所表述的奥本海默事件中为国家安全做出的贡献而要与他作对吗？

希尔 不。

希尔博士喝了一口水……

希尔 是因为他所展现出的和奥本海默博士的私人恩怨，以及所有对他政治地位有异议的人的私人恩怨。

律师转身看着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死死盯着希尔。参议院助理明显被震惊到了。会堂传着阵阵私语……

希尔 我从这十年来对斯特劳斯先生的观察中得知他有升迁的能力，即他的正直从属于对政治目标的追求、对科学界的强迫性认可以及对主流观

点的强迫性认可。

观众们开始沸腾了——斯特劳斯摇头——主席敲打着木槌——

主席 肃静！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瓦尼瓦尔·布什走了进来。

布什 全国大多科学家都认为奥本海默现在正在遭受迫害、饱受折磨，就因为他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他所发起的拙劣的指控也应该由审议团忽视掉。

埃文斯 布什博士，我认为我现在在为国家安全做贡献。

布什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审议团能因为一个人发表了强势的观点而审判他。如果你要审判他，那就先审判我吧——我也发表了强势的观点了，在大多数时候很不常见，但我现在就要这么干。一个人就因为这样而被迫害，那么这个国家就处在危难关头了……我很抱歉，各位，如果你觉得我的发言带着怒火，那就是因为我此时非常愤怒。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希尔读着陈述稿，斯特劳斯好像要被点着了。

希尔 以民众福祉的视角来看，最无耻的私人恩怨的解决方式莫过于路易斯·斯特劳斯以国家安全名义发起的对 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指控了，仅仅是因为奥本海默博士在某些基础性政策问题上对斯特劳斯先生的观点予以了毫无犹豫的回绝。奥本海默在对挪威出口同位素这一事件上对斯特劳斯的政治生涯造成了挑战，然而，斯特劳斯永远不会原谅奥本海默对他当众的羞辱。他们之间的另一个观点冲突问题就是氢弹会如何影响国家安全。

希尔 奥本海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斯特劳斯找到了一小撮对奥本海默持反对意见、并且嫉妒奥本海默在政坛影响力的人。

泰勒在人群中坐着，也盯着希尔……

希尔 斯特劳斯就想到了用保密人员管理系统来彻底消灭奥本海默的影响力——

参议员帕斯托耳 但是，希尔博士，我们已经获知那些指控不是斯特劳斯先生提出的，他也没有参与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中。

希尔 我知道斯特劳斯先生没有在指控书上签字，但我认为我将一切证据公之于众后，斯特劳斯操纵他的下手炒起这个所谓的奥本海默事件的这个事实将昭然若揭。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格洛夫斯在做证词。

罗布 ……将军先生，你现在会通过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吗？

格洛夫斯 根据我对原子能条例的理解，虽然在 1942 年我招募奥本海默博士的时候还不存在……如果我是委员会的一员的话，我如今不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

罗布 谢谢你，将军先生。

格洛夫斯 但我也不会给其他人签发安全许可。
罗布 就这么多。
加里森 将军先生，奥本海默博士不对克劳斯·福克斯安全许可的签发负任何责任，是吗？
格洛夫斯 一点责任也没有。
加里森 你是否不会给委员会任何你有对奥本海默博士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对美国最基本的忠诚疑虑的暗示？
格洛夫斯 当然不会。我希望我一刻也没有让人想到任何其他的不好的方面。
加里森 那你会说对奥本海默博士的撤职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吗？
格洛夫斯 在这种极端的舆论攻势下对他的撤职，我认为是很不幸的，不只是因为奥本海默博士的强大影响力，而且还因为这个事件会毁灭性打击科学家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格雷 谢谢你，将军先生。
格洛夫斯站起身，很正式地向我点点头。

内景 - 2022 号房外的走廊——白天

加里森看了眼手表。

奥本海默 别担心，她会来的。
加里森 你真的想让她来吗？
奥本海默 只有傻子和小年轻会显得很了解其他人的关系，洛伊德，这两种人你哪个都不是。

基蒂终于走了过来，她很不安。我看着她走近我们，身体都没有挺直……她看着我的眼睛——

奥本海默 基蒂和我是成年人。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她会表现得很好的。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基蒂在证人席上。我坐在后面，看到她不安地翻着钱包……

加里森 奥本海默夫人，你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一员了吧。
基蒂 对。
加里森 你什么时候退的党？
基蒂 1936 年离开杨斯顿的时候。
加里森 你现在对共党什么态度，支持，反对还是中立态度？
基蒂 强烈反对。我 1936 年就和共产党没关系了，就是在遇见罗伯特之前。
加里森 就这些。
希尔 （画外音）会议纪要显示，格雷代表的审议团所指派的，不是大公无私不偏不倚的公诉律师，去审问奥本海默……

罗布挪挪身子，准备交叉审讯……

内景 - 参议院委员会听证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盯着还在回答问题的希尔……

希尔……而是一个拥有深厚律师背景的、诡计多端的律师，他不断误导奥本海默做出错误陈述，并且在不少情况下都成功了。

参议员斯科特 你指控格雷代表的陪审团去起诉奥本海默博士。然后你又指控这个审

议团的成员待事不公平？

希尔顿了一下，想了想。

希尔 我只能说，如果我是审议团的一员，我会强烈反对那个作为公诉律师的人所用的花招——那人不是被审议团指派的，而是被路易斯·斯特劳斯拉斯指派的。

斯特劳斯拉斯歪着下巴，假装表示强烈的不屑。

参议员麦基 那这位律师是谁……？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希尔 （画外音）罗杰·罗布。

罗布试图让基蒂看自己一眼……

罗布 奥本海默夫人。

她还是不看她。

罗布 你曾持有党员证吗？

基蒂 我，我不记得了……

基蒂又开始翻自己的钱包……

罗布 不记得了？

基蒂 呃……

她沉默了。审议团成员们都看着她。加里森盯着我……

罗布 我没说错的话，入党就是送点钱，他们就给你发一个小卡片？

基蒂还在专注于自己的钱包上……

罗布 不是吗？

然后基蒂抬头看着罗布，非常坚定——

基蒂 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罗布先生，不是吗？

罗布 其实不是——

基蒂 久的我什么都忘了。

罗布 你把那个小卡片返还回去了，还是把它扔了？

基蒂 哪个？我根本没记忆的那个？

罗布 我说的是你的党员证……

基蒂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罗布 你觉得苏共和美共有什么区别？

基蒂 我还是党员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两码事——

加里森和我听着她说的每一个词……

基蒂 我以为美共只管国内事务。我现在不信这些了。我觉得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什么两样。

基蒂 我十六年前退党的时候就清楚这件事了。

罗布 但——

基蒂 十七年前，我记错了。

罗布 但是你——

基蒂 十八年前，就是十八年前。

罗布轻轻地叹了口气。

罗布 你清楚你丈夫在 1942 年支援西班牙内战这件事吗？

基蒂 我知道，他时不时会给那边打钱。

罗布 你是否记得他是经常打钱还是偶尔打钱？

基蒂笑了笑——

基蒂 你到底问的是经常，还是偶尔？
罗布 （有点不耐烦）我问的是……经常。
基蒂 那他可没有。
罗布 你是否知道那些钱会到共产党的手？
基蒂 你的意思应该是“经”吧。
罗布 你说什么？
基蒂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经”共产党的手。
罗布 对。
基蒂 是吧。
罗布 我这样说是否正确——这表明罗伯特到 1942 年还没有和共产党切断联系？你不必回答是或者否，你随意回答。
基蒂 我当然清楚。谢谢你呀。但你问题的表述不太对呀。
罗布 那你是否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
基蒂 那我当然清楚呀。
罗布 那既然清楚，为什么不好好回答问题呢？
基蒂 我不喜欢“还”这种表述，因为罗伯特和共产党从来就没联系。我知道他给西班牙难民打钱，我也知道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有研究兴趣——
罗布 那世上到底有没有两种共产党？研究型的和普通的？

基蒂大笑着，笑得很洒脱。

基蒂 我不知道啊。
埃文斯 （很开心）我也不知道。

格雷看了一眼埃文斯。屋里满是笑声。加里森看着我，点点头。她表现得很好。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

我看着泰勒做证词。

罗布 你是否倾向于暗示奥本海默博士对国家不忠诚？
泰勒 我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我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也认为，他对美国十分忠诚；并且我对此十分笃信，除非我见到切实的罪证。
罗布 下面我要问的问题是以上结论的一个推广……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国家安全风险人物？
泰勒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看到奥本海默博士做出了我非常不理解的行为。我在很多问题上完全反对他，并且他的行为，坦率来讲，对我来说非常难以言表，并且让我十分困惑。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让某些我理解并且信任的人来决断国家利益比较好。

格雷 谢谢你，博士先生。

泰勒起身，他走过我，向我伸出手……

泰勒 对不起。

我和他握握手。

基蒂 （画外音）你妈的和他握手干什么？

内景 - 餐厅，老宅子，普林斯顿——夜晚

基蒂 换我我早吐他一脸！

加里森 我觉得审议团不会乐意看到这个的。
基蒂 是不是不够绅士啊，哈？好好，你们才他妈的绅士。
沃尔普 格雷他们不能对罗布视而不见——为什么不把他撤了呢？
加里森耸耸肩。
基蒂 （对着我）还有你，你还和泰勒握手——你能不能别搞得像个殉道者一样了。

外景 - 老宅子，普林斯顿——晚上

加里森开车走了。沃尔普转向我——

沃尔普 罗伯特，你赢不了的。这场庭审就是个结果已定的剧本。为什么你还要继续下去呢？

奥本海默 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沃尔普耸耸肩，抱了抱我，上了车。

爱因斯坦 他说得不错，你心里也清楚。

我转过身。爱因斯坦走到光照的地方。

爱因斯坦 你像一个追着不再爱你的女人一样的男人——那个女人就是美国政府。

奥本海默 那我不觉得你理解我，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真的不吗？我早就离开了我的国家，自那以后再也没回去过。

爱因斯坦 几年前德国发生的悲剧又重演了——人们毫无反抗地默许着自己与邪恶力量缔结契约。你已经给美国做出很多贡献了，如果这就是这个国家回馈给你的东西，那你或许就该离开她了。

奥本海默 但我深爱我的国家。

爱因斯坦想了想，慢慢点点头。

爱因斯坦 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冲进办公室，非常气愤……

斯特劳斯 这成审判那场审判的地审判了！

参议院助理 他说是你主导的那些评审，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斯特劳斯 他啥也不能证明，他甚至不能证明是我把文件给伯登的。

参议院助理 他不用证明，这也不是个法庭，没有举证责任……

斯特劳斯认识到了什么，自顾自摇了摇头……

斯特劳斯 他们不定罪，只否定。

参议院助理点点头。

斯特劳斯 为什么希尔非要过来给我泼脏水？他怎么想的？

参议院助理 人做正确的事情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斯特劳斯怒视着参议院助理。

参议院助理 仅从他的角度来看。

斯特劳斯 我告诉过你，奥本海默把科学家们都忽悠过来针对我！就从那场会面开始……

切入 - 斯特劳斯看着奥本海默在湖边将帽子递给爱因斯坦……

斯特劳斯 我不知道那天他给爱因斯坦说了什么，但爱因斯坦一眼都不看我……

切入 - 斯特劳斯走近，爱因斯坦一声不吭地走过去，明显非常沮丧……

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对操纵别人这种事门清，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他就利用那群科学家的天真，让他们给他干活，那群科学家还想着能操纵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本海默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我又回到了证人席上。罗布开始讲话。

罗布 博士先生，你在洛斯阿拉莫斯起始的氢弹研究，以及这么多年来对研究的跟进，是否对你造成了某些关于研发这项武器的道德困扰？

奥本海默 当然是。

罗布 但你还在研究，是吗？

奥本海默 对，因为这是探索性研究，不是实打实的武器研制。

罗布 所以你的意思是比较像学术型研究？

奥本海默 不，造不造氢弹不是学术问题，是生死存亡问题。

罗布 1942 年开始你就积极推进氢弹研发了，是不是？

奥本海默 不是推进，我只是提供了一些支持。

罗布 那你的道德困惑是什么时候变强到令你反对氢弹研发的？

奥本海默 当有人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研发这个东西的时候，甚至不考虑这种武器和原子能武器在军备中的平衡。

罗布 （假装困惑）那你对这方面会有什么道德困惑？

奥本海默 （尽力保持情绪）我对这方面有什么道德困惑？

罗布 对。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踱着步……

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想独享原子弹，想成为变更世界轨迹的那个人；他口口声声说管制核能管制核能——来我告诉你，我非常了解他，如果一切重来，他还会这么做。

斯特劳斯 他从不止一次地说很后悔炸了广岛——他一点都不，一切重来的话他还会炸，他想因此变成整个历史上最核心的人物……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我脑子转动着，在想着罗布问题的答案……

奥本海默 我们使用原子弹有些不加管制了。

罗布 事实上，博士先生，你辅助了日本核爆点的选择吧。

我又听见那千万脚踏声了……

奥本海默 是。

罗布 你知道核弹爆炸将会造成数千平民的伤亡，对不对？

奥本海默 我想的没有实际死伤的那么多……

罗布 那实际死伤了多少人呢？

脚踏声越来越快……

奥本海默 七万。

罗布 七万？是指广岛还是——

奥本海默 分别十一万。
罗布 每次核爆的当天就死伤这么多。
奥本海默 那接下来几周，几年呢？
奥本海默 又死了五万到十万……
罗布 二十二万人死亡，至少的话，对吗？

我点点头。

罗布 那你对这两次核爆有道德焦虑吗？
奥本海默 非常焦虑。
罗布 但你证词里面可是说广岛核爆很成功啊。
奥本海默 呃，技术上成功。
罗布 噢，技术上成功啊。
奥本海默 并且也促进了战争结束。

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快。

罗布 你是否支持向广岛投放氢弹？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转身向参议院助理——

斯特劳斯 但他只想要荣誉，不想担责，所以他要搞点剧情放大荣耀。他想变成一个殉道者，经受磨难，将与世的所有罪恶都压在自己肩膀上，这样他才能光明正大地讲“噢哟我们不能这么继续走下去”，即便他知道我们必须这么干……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我还在想着答案——脚步声更响了——

奥本海默 没道理啊。
罗布 怎么说？
奥本海默 广岛规模太小了。
罗布 设想一下日本有一个足够大的、能投放热核武器的目标，你会不会投弹？
奥本海默 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罗布 我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博士先生。你是否因为道德焦虑而反对将热核武器投放在日本？
奥本海默 我觉得我应该会。
罗布 你那时候是否因为道德困境而反对向广岛投放原子弹？
奥本海默 我们派的四个人——
罗布 我在问你，不是问你们。
奥本海默 我参加了四场反对投弹的争论，但我确实没有反对投弹。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还在屋里踱步，非常愤怒——

斯特劳斯 他知道他必须要成为他所做的一切的受难者，这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想把这种代表着荣耀的、不真诚的、自以为是的内疚像他妈的王冠一样戴在头上，然后我给他这个机会……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罗布凑着我的脸，显出非常不可思议的神情——

罗布 你的意思是，你花了三年夜以继日的努力造出来的东西，你还辩解不要用它？

奥本海默 不不不。因为当时战事部长问我科学界的意见都有什么——我把反对意见和支持意见都给他讲了。

罗布 你支持像日本投原子弹，不是吗？

奥本海默 什么叫“支持”？

罗布 你协助选择爆炸地点了，不是吗？

奥本海默 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我又不负责——在洛斯阿拉莫斯那会儿做最终决策的活——别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罗布 那别人让你造氢弹你是不是也会造，是不是？

奥本海默 我不能造。

脚步声失去了节奏，变成单纯的噪音……

罗布 我可没问你能不能造，博士先生。

奥本海默 那我会去造，对我会。但搞科研是搞科研，给政府提意见和这不是一码事啊。

核爆的光芒刺进窗户……

罗布 在苏联核试验之后的、你协助撰写的国咨委报告里讲，氢弹不能造，对不对？

奥本海默 我们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世界没氢弹会更好。

刺眼的光透过墙面的裂隙照进屋里……

罗布 苏联不会为了增进军事力量做点什么吗？

奥本海默 如果我们造了，他们也得造。我们投入的精力变成他们斗争的动力，就和造核弹这码事一模一样！

墙上的石膏板碎裂消失，光更多地照进屋子里……我闭上眼，屋内曝光越来越多……

罗布 “就和造核弹一样”。就是这句话。1945 年一点道德疑虑都没有，1949 年却满心都是……

脚步声停止了，光也没了。

格雷 （轻轻地）奥本海默博士，你对氢弹强烈的道德疑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精疲力尽地睁开眼……

奥本海默 当我明白我们会使用我们手头的任何武器的时候。

沉默。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停了下来……

斯特劳斯 J·罗伯特·奥本海默——那个伟大的殉道者。我给他的就是他想要的，他就是为了因三位一体实验而被铭记，不是因广岛，也不是因长崎。他应该谢谢我。

参议院助理 他可不会谢谢你。

斯特劳斯盯着参议院助理的脖子，设想着掐死他的一百种方法，而后又轻轻的说——

斯特劳斯 我们票够不够，还是说原本是我事业生涯高光时刻的这一刻，会变成我此生最搞笑的当众凌辱？

参议院助理看了一眼统计表，数着斯特劳斯的票数。

参议院助理 你勉强能过。

斯特劳斯看着参议院助理，皮笑肉不笑。

斯特劳斯 那把媒体弄过来吧。

内景 - 2022 号房，AEC——白天（彩色镜头）

我和加里森坐在一起，听着格雷念决议书……

格雷 J·罗伯特·奥本海默，本席已听取你以及你大多同事与前同事的证词，得出的结论是你是一个对国忠诚的美国公民……然而，考虑到你某些仍持续到现在的可疑人际交往关系以及你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怠慢，再加上你对氢弹研发的某些令人困惑的行为，以及你对本席某些问题回答得极不坦率，我们以二比一的票数比否决了你安全许可的续订。

我勉强听了点后面的内容……

格雷 本决定的书面报告，包括埃文斯先生的支持意见，将会在几天后递交给 AEC……

审议团站起来，助理们整理着文件。我还很恍惚，加里森递给我电话——

加里森 基蒂打来的。

基蒂 罗伯特？罗伯特？

我深吸一口气。我的声音好像飘散在空气中……

奥本海默 不……别……别把床单收进去。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媒体挤在门外。斯特劳斯对着镜子整理领带，整整头发。参议院助理进屋，拿着统计表。

斯特劳斯 官方结果出来了吗？

参议院助理 恐怕有些人不支持你啊。

斯特劳斯定住了，慢慢咀嚼着现状。

斯特劳斯 我被否了，对吧？

参议院助理一点也不管他受没受打击。

参议院助理 差不多吧，先生。

斯特劳斯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也不知道眼神该往哪去。

斯特劳斯 谁反对？

参议院助理 三个人，领头的是麻省的一个初级参议院。他是个年轻人，想吸引人注意的那种，他不喜欢你对奥本海默做的那些事。

斯特劳斯 他叫什么？

参议院助理看了眼投票统计表……

参议院助理 呃……肯尼迪，约翰·F·肯尼迪。

外景 - 老宅子，后门对着研究所——白天（彩色镜头）

我靠近基蒂，她在哭。

基蒂 你以为你让他们当众抹黑你羞辱你，世界就会原谅你吗？不会的。

奥本海默 再看吧。

内景 - 参议院办公室——白天（黑白镜头）

斯特劳斯听见急不可耐的记者们挤在门外。他转身面向参议院助理——

斯特劳斯 操你妈！你说我能过的！

参议院助理 我可不知道全貌，我怎么能知道最终结果呢？

斯特劳斯 我做的事都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他们不想让我进内阁？那他们请奥本海默进去算了。

参议院助理 还真有可能。

斯特劳斯 他让科学家都去针对我，一个接一个的针对我。从爱因斯坦开始，我刚才给你讲过吧，就是他和爱因斯坦在池塘边的那次对话。

参议院助理将斯特劳斯的帽子和大衣都拿起来……

参议院助理 讲过。怎么说呢，既然没人知道他们说了点什么，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没有在说你？有没有可能他们在说一些……

将帽子和大衣给斯特劳斯……

参议院助理 ……更重要的事情？

斯特劳斯盯着参议院助理，好像想弄死他。参议院助理打开门，闪光灯好像要把斯特劳斯生吞活剥掉——

外景 - 湖边，高等研究所，普林斯顿——白天（彩色）

我靠近湖边的那个人影。他的帽子被吹到地上，释出一丛灰色卷发。斯特劳斯在门口看着我们，我将爱因斯坦的帽子拿起来……

爱因斯坦 罗伯特啊，时代红人。

我把帽子递给他。他望着湖面。

爱因斯坦 你在伯克利给我整过一个颁奖典礼。你们那些人都想着我完全不懂我所启发的东西。那个奖不是给我的……是给你们吧。

爱因斯坦转过身对着我。

爱因斯坦 现在轮到你了，该你处理你所造成的结果了。将来某一天……这些人把你折磨够了……

内景 - 内阁，白宫——白天

几十号衣着正式的宾客。基蒂在我旁边。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过年龄变大了——拉比，劳伦斯，弗兰克，婕奇……

爱因斯坦 （画外音）……他们就会赏给你三文鱼和土豆沙拉，搞个演讲，再给你颁个奖……

林登·约翰逊给我戴上奖章。我微笑着握了握总统的手。基蒂也笑着握着约翰逊的手……弗兰克向我走过来，抱了抱我——

弗兰克 你开心，我也开心……

奥本海默 你开心我就开心。

劳伦斯拍拍我的肩膀，亲和地笑着……

爱因斯坦 （画外音）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过去的都过去了……

泰勒走过来，我笑着握着他主动伸出的手……

泰勒面向基蒂，也伸着手，同样笑着……

爱因斯坦 （画外音）……其实他们是为了自己。

基蒂盯着泰勒，泰勒的手孤零零地僵在空中……

外景 - 湖畔，高等研究所，普林斯顿——白天

爱因斯坦转身离开。在山丘顶，斯特劳斯走了过来……

奥本海默 阿尔伯特？我把那些计算结果带给你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

爱因斯坦停住。我看着雨滴消融在池水中，落得阵阵涟漪……

奥本海默 那会我们还担心会引发一个毁灭世界的链式反应……

爱因斯坦 我记得很清楚。怎么了？

奥本海默 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爱因斯坦脸色沉了下去，转身，经过斯特劳斯身边，一句话也没说……

脚踏声……

镜头靠近我的眼睛。我好像看到了全世界都在疯狂地将核能武器砸在自己敌人的家园里……

脚踏声越来越快——

我承受不住这一切，闭上眼睛——

切黑场。

标题和人员致谢。

结束。

翻译：Jim Lauo

排版：Jim Lauo

原剧本来源：环球影业官网

原剧本作者：克里斯托弗·诺兰

本文档开源，遵守 GPL 协议

本文档与其 Release 可无授权转载，但需署原作者名

本文档首发于 github.com、lofter.com、bilibili.com